

曰潤地極杙何也麟趾曰非是異事也其原則一事也 上曰欲罪卿等而不得移於儒生乎雖卿等罪之其難乎且曰今欲鞫問儒生非以極諫也齊君辭聖張榜此三事罪惡至重雖斬一二人固無所斬今因卿等之請停之若賢君則固當從之如流予不賢勉從於是都承旨李思拓招成均司藝羅洪緒曰宜令生徒赴學○宗學博士金新民等上疏曰今以佛堂為 祖宗成事不可終廢則近者因時損益以變舊章者固非一二獨於佛堂以追先志為辭乎國家既立宗學設教官講經義俾宗親既知正道為磐石之固慮甚遠也式至今日新創佛宇以身先之竊恐宗親爭慕效之前日讀書之心移之念經必有如楚英之最好者矣臣等職忝宗學尤所痛心者也政府六曹臺諫侍從以至儒生封章數四竟不回 天不勝憤抑或辭職就家謝師罷學其愛君匡政之心出於至誠伏望停罷佛堂之役以副眾望不報○藝文奉教李勿敏等上疏曰近日佛堂之役關國家治亂存亡之機舉國臣僚痛心刻骨連章合辭據 太宗闢佛之訓陳歷代佞佛之禍盡言極諫皇皇極極至有涕泣而不能已者皆是出於至誠 殿下縱自輕何不以國家為念而拒之益固如此其甚乎自古人君違天棄人而能保有社稷者未

之有也臣等爲 殿下懼之三十年聖明之治終累於一佛刹之營臣
等爲 殿下惜之今又命囚諸生之敢諫者臣等尤切痛心前朝恭讓
王時生貪朴璉等上書詆佛言語不恭恭讓終不之罪彼衰世暗君猶
尚如此以 殿下反欲居其下乎臣等重爲 殿下惜之臣等職忝載
筆不敢不記不忍以佞佛拒諫之名加乎 聖明之主執筆滌零筆不
得下伏惟 聖鑒不遠而復亟收成命使 殿下從諫之美照映史冊
則實我朝鮮 宗社生民萬世無疆之福也不報○功臣嫡長領中樞
院事李順蒙等咨曰佛堂之建大小臣僚以至書生皆曰不可請從之
上曰卿等不知其理無乃隨波而啓乎在末世不察事之是非一從
權臣者甚多也順蒙曰佛道是非臣所不知舉國臣僚至于童蒙莫不
極諫政府大臣皆燮理陰陽者也豈其不察而爭進虛言者也此臣等
所以願從政府所言也 上曰不知其理而例隨大臣予甚喜之南智
曰深知佛道是非者程朱之外無人焉然佛道不可以治國雖臣等之
無知素所洞知也况今諸大臣之論皆正大光明之言也臣等以爲今
日不從則明日必從矣終無不從之理不允○臺諫請罷佛堂之役曰
臣等以言以疏諫之不一 殿下皆不從此寺經始之初臣等已見其弊

田制色重事也使令本十五人今兵曹只送三人問其故則曰使令皆歸於佛堂營繕舉此一事可知其餘 上曰如此小節目不足道也又啓曰此固小事然已有弊則流弊何窮不允臺諫退而上狀辭職命就職○召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謂曰昨日予愧爲若等之君然若等以我爲君則可出就職昌孫等曰臣等之職非錢穀出納之任非奔走服役之勞但備顧問於左右苟有可言之事陳之無隱以補 聖德今殿下不聽臣等之言是臣等不能感動 殿下未盡其職而備負耳乞罷職事 上曰若等終不以我爲君則已矣如其不得已而爲臣則出任何如昌孫等曰何所往而不爲 殿下之臣乎特不稱其職故辭之耳昌孫等退而復辭曰臣等俱以無狀濫叨侍從特蒙殊遇固非泛然之臣之比私竊自念無他奔走服勞之事惟以論思獻替爲任誓報 聖恩之萬一今者屢陳懷抱誠未動天曠官廢職心竊愧赧茲乞解職伏承 聖教不勝隕越臣等非欲累身去國不爲 殿下之臣也苟心力所可盡者雖抱關擊柝亦所不辭若竊祿尸素強顏從仕臣等所不敢此所以固請而不已者也請罷職事不勝至情下承政院數日又命就職○前書雲掌漏文得謙上言地理道路書云井字則子孫貧窮今

闕後作佛堂則路成井字來脉居寺則氣絕今於主山來脉置寺不可
且東宮今年北方辰星直星在處三殺方也今營造犯動臣切甚恐更
擇他處不報○己酉臺諫闔司來請停佛堂不報議政府六曹堂上亦
來請安平大君承密旨屏人從復者再三沂侍及史官皆不與聞○臺
諫又啓小臣所言雖不足聽政府大臣之請皆是正大之言乞須允許
上不答臺諫又請曰今疏上已數十而言亦數萬其利害何容更論若
從政府之請 上雖不答臣何憾之有臣等進立闕庭期在衆允不然
則佛堂已成僧徒已入臣等之請壞請黜何時而已乎 上曰老大臣
之言尚且不答若等雖庭立固請豈能動予哉政府六曹亦請之不報
○生負俞尚諧等上疏曰臣等在妄戇愚濫陳佛堂之非罪當萬死
殿下不加罪責 聖恩弘大糜粉難報雖然薰猶不可以同器邪正不
可以並立 殿下不容臣等之言益督佛堂之役異端勢張斯道日卑
痛悼之心曷有其已臣等今承 上命身雖在於齊官心欲決於甞續
豈畏雷霆之威忍視吾道之廢肆將螻蟻之誠再瀆宸聽竊謂從諫而
治拒諫而亂理之常也今政府六曹臺諫集賢成執不可諍之非一朝
殿下皆藐然不聽若終不聽納則臣等安然在泮亦難乎伏望俯察

臣等之誠速罷佛堂不報○以趙貫爲中樞院副使竒度全羅道都觀察使兼全州府尹○庚戌政府六曹請停移御恐有禪位東宮之事故也○領議政黃喜上疏曰竊見諸臣請罷佛堂章疏期於得請而後已非依進旅退禮成而已其所言或有過情者不惟愈於諂佞舍默者乎百僚庶士盡言不諱者治化大行之致然也此爲國之福實萬世無疆之慶今此建刹奉先之禮欲無所不至可謂至矣然一國臣子合辭請罷豈無見歟必有一得之愚 殿下若不俞允恐墮二十一年勵精圖治之盛德也臣位極人臣年將九十日迫西山豈有他望惟願 殿下勤無過舉耳伏望承收成命渙發俞音則始欲建寺奉先之至情終焉捨已納諫之美德並傳無窮矣不允○臺諫交章曰自古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人君之失莫甚於拒諫是以從諫則雖在而可至於聖拒諫則雖聖可至於在矣聖狂之幾可不畏哉今此佛堂之舉非特臣等力言極諫上自政府六曹下至粉布之徒皆曆叙前代崇佛致亂之由屢達忠懇未聞允俞之音祇增鬱抑進退庭諍者今已九日臣等所言若不合義默而退之可也如或有理舉而行之可也 殿下何不一悟於其間乎臣等尤切痛閔尤切痛閔舍已從人堯之所以爲堯改過不吝

湯之所以爲湯古昔帝王從諫之美猶諸方策昭昭可見而殿下之所洞見者也何至不允之至於此極乎竊恐好佛之名拒諫之失有累青史也此臣等所以憂思鬱抑而叫天不已之意也伏望殿下深思之深思之不報○生負俞尚諧等上疏曰臣等聞妖僧信眉矯詐百端自謂生佛陽爲修善之方陰懷寄生之謀其眩惑人心羣蕪聖學莫之勝說且信眉之弟校理守溫以儒術著名而助說異端之教依阿貴近以資進取乞將守溫正名其罪特斬妖僧以絕邪妄則臣民咸知大聖人之所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不報○功臣嫡長李順蒙南智啓曰太宗朝功臣每歲四仲朔獻壽于上其後雖未得四時爲之一年一節必須行之頃因水旱以廢其禮又因國喪亦未得行今年五月已過禪期臣等欲請獻壽又因旱未得以啓今則農事稍稔願依前例順蒙又啓曰前此守陵官以功臣爲之二年後功臣都監備宴慰之今無功臣故以南智爲之請亦依前例使忠勳司宴慰之上曰獻壽則予之不接人久矣若爲之當使東宮代之然姑停之慰宴南智當如所啓○辛亥臺諫來啓曰去年命撤去都城內僧幕今創佛堂於宮城之傍願何意耶於民視聽何臣等執何法以糾治乎上不答臺省又啓曰臣等

職忝言官前此政治得失生民利害諫無不從今佛堂一事請之者十日而未蒙 俞允是則臣等所言不合於理格天之誠有所未至也不可具位言官亟罷職事遂呈辭狀 命還就職○召左議政河演等于賓廳令宦官金得祥崔浥持諺文書數紙辟史臣密議○議政府據兵曹呈申京畿及下三道牧場兒馬濟州貢馬內每年擇無惡旋有良才者一百匹牧養於水原府弘原申令司僕兼官二人監牧從之○壬子臺諫再三請停佛堂之役不報○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啓臣等承命就職然佛堂之役請須停罷不報○遣吏曹判書鄭麟趾于全羅道定田品從事官及敬差官八十餘人從行麟趾拜辭且啓曰近日移御之事舉朝驚駭臣之往也豈能安心 上曰姑且停之○遣通事金辛押送被虜唐人小李等四人于遼東○癸丑臺諫闔司來啓曰臣等願聞俞音昧死復進尹炯且曰昔閔義生爲禮曹判書炯爲叅判命看主山來脉其時啓以主山來脉淺弱宜當補土 上亦許之今營佛堂於山趾以絕來脉以此而觀佛堂尤不可建也 上曰已知又啓曰今建佛堂在今雖若無大弊萬代之後弊不可勝言佛堂在宮禁之後暫不阻隔此而不已恐有後宮托以燒香往來無禁以至男女混雜將何以禁

之 上不答○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上疏曰近臣進規古之道也古
人有章數十上而不止者是則事未合宜義所固爭不以煩瀆為嫌期
於得請耳臣等歷觀千古帝王未有舉國諫之而終不聽之者雖或不
聽而厥終亦未必無悔也 殿下即位以來三十年間凡所施為動遵
古昔未有過舉今此一事 殿下雖以為小而舉國臣僚罔不痛憤萬
口一辭累日固爭則其不合於人心天理而有關於事體之大者斷可
知矣古人云凡人之言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殿下何不虛
懷採納以副一國臣民之望若人臣視君過舉而不能強諫則曰非我
不諫君不我容引謗以歸於上不忠孰大於是此臣等所以區區不已
期於得請而後已者也伏望 殿下勿以為小事勿以為遂事一下停
役之命三韓臣庶向之鬱抑而不伸者今則蹈舞而相慶豈不快哉豈
不幸哉不報○議政府啓義倉分給之後未能一一還納因此元額漸
至耗損殆非長久之計請以諸道魚鹽之稅換雜穀以補義倉從之○
八月甲寅朔諭平安道監司韓確諸道人從仕于京者多獨其道防戍最
急民之勞苦倍于他道而從仕者少予甚憐焉卿其精選可從仕者十
人以遣○慶州吏崔渚劫縛品官崔歧妻驅曳出于路上笞辱之下

義禁府鞫之上讞罪當斬提調南智獨曰元典愿惡鄉吏典刑廣示者指所犯深重者言耳若渚罪豈至於深重者耶命政府議之左議政河演等議曰渚當典刑其官守令不能制如此爲惡者亦宜罷黜從之渚至三覆命減死屬平安道邊郡驛吏○乙卯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上疏曰臣等以佛堂事累瀆天聰未蒙俞允義難在職再乞罷退命令出仕臣等惶恐隕越龜勉就職心懷憤激不能自已又瀆天聰尚未蒙允臣等自覩傳旨以後至今十四日千思萬慮晝付夜度未知殿下此舉有一可者也臣等以爲邪正迭爲消長理亂相爲倚伏自古天下國家邪正并用而能長治久安者未之有也人君之所與共此者公卿百執事耳今殿下拒公卿百執事正直之言必欲爲之興此邪道而後已殿下將欲緇流共治國家乎前日殿下教臣等曰予未知此事若是之大也殿下此言恐非國家之福也書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假令此舉實爲小事苟知其非則在所不爲况佛氏之禍至於國敗則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殿下雖曰小而臣等固以爲大也殿下雖欲斷然爲之而臣等斷然以爲不可而以死諍之也若以臣等之言爲是則亟停此舉若以爲非則請治臣等妄言之罪臣等不忍見裔

戎醜類處於宮城之側玷累聖治也。上曰：予若終不聽之，則不能使爾等在集賢殿乎？爾等之言何其深耶？昌孫等對曰：去留惟在。殿下命然此事必須聽許。上曰：予非以爾等使之去也，亦非使之留也，但爾等皆以正道而行者也。今爾之言若賢君則當從之，予則不賢終必不能從也。如此則我爲爾等之君無乃有愧爾等以予爲君亦豈無可恥者乎？此予之所嘗與爾等言者也。予雖不賢之君，爾等乃曰以死諍之，似若誓盟國雖危亂人臣皆可死乎？予之不聽丁寧厥終，其何以處之？君臣之間道不合則處之甚難。予意止此耳。昌孫等對曰：人臣豈有誓盟於君固無是理。臣之所啓只欲得請而已。古人上書有曰：昧死有曰不避鈇鉞之誅，豈欲盡死乎？臣等之意固無他也。上曰：已知。丙辰議政府啓歲癸亥野人所糴會寧府雜穀托故不償若督之必生豐姑勿徵今後不與糴從之。○臺諫文章曰：大抵臣子之於君父，倘有小失諫而不聽，猶有所憾。況有大害於國家者，豈可以諫不聽而止之哉！固當期於必從而後已焉。今又仰瀆天威，抗疏獻言天下之事，始雖小而終必大理勢之然也。是故一念之非，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之失，或致千百年之患。矧今佛堂之設，非一念一事小失之可比乎？彼佛之教無父無君，惑世誣民，害

及國家則雖在 聖明之日若無大害至於後世崇信之極安知不有
慮外之患乎非徒臣等刻骨痛心上有元老大臣下至青衿童稚咸懷
忿激或疏或言極諫不可今已十有餘日奈何 殿下排群議而獨斷
手臣等未知 殿下之心自以爲國論非是而不從乎臣等未聞自古
帝王舉國非之而自以爲是也臣等職係言官常懷致君無過之地今
知佛堂之不可而其忍含默不諫乎此臣等所以辨爭不已之意也伏
望 殿下思 祖宗締造之艱難念後世持守之不易亟還成命以副
輿望不報○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吏文謄錄每五年一次書寫十年一次
印出從之○丁巳移御臨瀛大君第初命佛堂之作也 上雖知必有言
者然謂例爲之而止及臺諫集賢殿政府六曹大小文臣國學諸生以至
樞府武臣亦皆極諫期於得請 上不悅徹膳者屢矣傳旨之時微示
禪位之意又有移御之命群臣惶恐沮抑不敢言唯集賢臺諫進言不
已後乃聞之亦不復敢言○上謂左叅贊鄭萃曰卿不得已而掌佛堂
營造之事如今天氣向寒不可不速今欲役京畿船軍四千然其數太
多今月役一千來月役一千何如萃對曰寺基稍高宮城低下固常築
而高之工役不細然佛堂制作止十三間耳十月望前猶可及成船軍

不必役也。睦孝智上疏曰：竊惟地理之法以祖宗山來脈爲本，其祖山之脈高峻秀麗，委蛇屈曲，或起或伏，而來至於入首之處，端正豐厚，無有斷絕，亦無傷破。然後山氣方盛，而蔭益長。又譬諸草木，根本既固，久則枝葉茂盛，根本傷殘，則枝葉枯槁，理之必然也。竊觀佛堂之基，其地有三不宜：東穴是文昭殿主山入脈，傷破則一不宜也；西穴是景福宮主山入脈，傷破則二不宜也；地勢似高而僧徒來往，臨壓宮闕，三不宜也。臣三往看審，然後質諸古文。李淳風小卷云：城斷路截，穿鑿溝渠，皆傷氣之穴也。明山寶鑑云：欹側崩敗，是爲病龍。病龍者，產難長病。又云：或爲洪水衝破，或爲人力傷破，則爲敗龍。敗龍者，村里多敗也。地理新書李筌曰：築長城斷山岡，而秦亡；開淇汴斷地脈，而隋亡。臣以爲歷年有永，雖在敬人之休命，然亦古人地形之說，不可不察也。明山寶鑑云：寺觀神壇，據其首尾，則應殺穴。坤鑑歌云：寺觀神壇并道院，出人暑宰及髡黔。指南云：寺觀靈壇，山水異別，生形穴任裁量。註云：不宜在寺觀社壇之前後，亦不宜相對爭龍爭主。地神拱揖於神佛，龍穴明圖云：不聞鍾鼓之聲，以此法觀之，莫若無也。以上寺觀之論，雖或未信，然其主脈傷破，其害甚大也。而其主脈之上有傷破深坑之處，正

郎臣李賢老曾已啓達填土補接以全龍脉而更得據其咽喉斷其筋脉
建置佛堂如是則違古人卜宅相土之法也不得已則非此地而已伏
望特命精於地理者改卜之以全山脉永無凶咎此臣之至願也承旨
李宜洽等啓曰地理之說非臣等所敢知也但云傷脉其言果是則無
乃不可乎 上曰兩脉一在東一在西其下平地乃佛堂之基暫不相
干孝智爲人非已所爲則必非毀之其言不可從也○戊午教議政府
曰曾定世子西向之制然已攝政且境內皆稱臣依元朝之法及時王
之制朝參親事書筵並皆南向議政府賚還教旨啓曰臣等伏覩教旨
以未蒙俞允爲嫌視事則然矣朝參受於繼照堂欲仍舊禮今欲改西
向爲南向臣等之心尤有嫌焉 上曰此非予所創爲也元朝亦有是
法繼照堂則世子之坐如舊西向群臣亦如舊東向以朝但改禮文故
云南向耳政府更請曰世子南向非古定制今東宮攝政而猶西向其
爲謙德不亦美乎 上從之乃於前下教旨削朝參二字○臺諫請停
佛堂之役再三竟不報 上晚年以病不得與大臣接見而廣平平原
二大君連逝 昭憲王后又薨 聖心無聊於是首陽大君 世祖安平
大君瑑惑於邪說先意啓迪置佛堂於宮禁之傍一國臣僚莫不極諫而

尚不回 天以累聖德此實兩大君啓迪之過也○己未世子受朝參
干繼昭堂○庚申議政府據工曹呈申竊觀諸道採金之狀每歲抄州
縣人民採取故或有騷擾之弊且止役於農隙不數月之間由是試驗
無際貢額難定自今擇遣朝官率防牌十人於產金州縣就多產處採
取試驗每一所限二月採取日課置簿以得金多少差等給暇其給暇
之日并以實到計給從之○辛酉召工曹判書金孝誠問平安道防
禦事宜孝誠對曰沿邊各郡可除者頗多量宜罷之軍額可減處亦非
一二乞皆減損 上謂左副承旨安完慶曰聽孝誠之言製諭書諭于
平安道監司○睦孝智上書曰臣前以地理之說上言未蒙俞允痛憤
激切更審其地兩脉之間作寺今雖云不傷破然不掘破則隘窄之峽
何以作寺勢必掘破然後可以作寺也又於東西兩脉之上遂開道路
僧徒往來兩水所注因以成塹如其歲月未久其脉雖不斷絕至於百
年之後則斷絕必矣臣更考諸書朱文公經濟文衡云至於穿鑿已多
之處地氣已洩雖得吉地亦無全力文公之論其可忽諸今建寺之處
乃癸癸屬丑之分度諺曰本命之方不可犯動以此觀之其害甚大文
孟儉別無才德過蒙 上恩官至六品猶為不足監臨自盜定役書雲

不顧大體希望 上恩如此大事知而不言略不畏忌則罔上迷國大
逆不道之罪不容誅矣臣本微賤歲辛酉特蒙 上恩夙夜戰兢手不
釋卷然究衆說明知其事之利害而不盡情以陳人必以爲不忠况臣
子之於君父安忍有願望而默默不言哉 上覽書不悅曰賤人亦可
稱臣歟今定佛堂之基非一人所爲獨指孟儉是何意歟欲下義禁府
拷問之奉旨等啓曰不限貴賤皆可稱臣猶言億兆臣妾豈計貴賤言
之乎但今孝智當稱某司奴臣某也獨指孟儉者必有所謂臣等不敢
知也此人言雖過當進言之人不可罪之也 上曰雖不加罪其獨指
孟儉之意不可不問且穿著圓領之由并問以啓孝智曰臣到佛堂基
觀之其點穴立標等事孟儉獨爲之故云耳若著圓領則前此臣得參
風水學是以服之於是命還屬爲典農寺奴孝智本典農寺奴以知風
水之術免賤爲良仕風水學至是還賤○壬戌前書雲掌漏文得謙上
言曰主山來脉居寺則神魂不安子孫亦不安上自都邑下至州府郡
縣固無來脉居寺矣昌德官來脉居寺故不得安寧去乙丑年移御衍
禧宮時臣考古書中宮直星在西方丑生逢丑年修治宮闕則三年
有離人長病之災三上書諫之書雲觀業已擇定故欲免其罪強稱

無由今造寺之處非徒主山來脉亦文昭殿來脉也造寺則神魂不安
 深以為恐東宮今年直星在北方不宜犯動尤甚恐雖是小臣之罔言
 幸有災則非衣服不可以更製請移他所不報○癸亥世子觀稼于東
 郊○甲子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視事承華堂○丙寅召政府六曹議
 請世子冕服及遣尹重富群議不一上曰宦者族屬既已守法不送
 者累年今雖入送冕服得請亦不可必也停之何如僉曰允當命都承
 旨李思拓曰草世子冕服事自付聖節使李邊使請于禮部以探其意
 ○丁卯上謂都承旨李思拓曰儒生既辭於予又謂聖張榜罷去其
 可憎也爾乃私令儒生還學近臣之義何如近臣之職雖領議政有言
 不可聽受只出納君命耳况此事非大臣所為爾乃私自為之可乎吾
 將問其所由又謂左承旨趙瑞安曰儒生上書其夜命爾速囚傳旨義
 禁府教之非一至天明且不囚予詰之心囚至午命放還其時亦猶未
 囚也此豈敬君之義乎予深居一室臣下壅蔽此風不可長也遂下思
 拓瑞安于義禁府命刑曹判書李承孫同副承旨李季向鞠之并鞠義
 禁府官吏○戊辰世子行秋夕祭于輝德殿○曲宴于內殿右贊成金
 宗瑞禮曹判書許詡進物膳仍請釋思拓瑞安之罪不允○諭平安道

監司本道沿邊防禦之處甚多道路險遠其赴防士卒盡是南道之人分番往來疲弊困頓倍於他道且野人小賊不過剽掠沿邊而已非是大黨之賊徒勞我師一至於此予甚慮焉獻議者曰平安道防禦處多兵分力弱如有大黨賊變不足禦之此非細故也莫若可并者并之可除者除之使之合兵共守則本邑之民亦可禦之南道軍士不必赴防問諸工曹判書金孝誠啓云平安道境連彼土防禦之備固不可弛遼東迎送沿邊築城亦不可廢然而近年歉流亡甚衆各處防禦之數不減於前如此羸弱不多之民分軍防守甚爲不可莫若量減南道赴防軍卒使務農業煙臺乍候日加謹慎義州水口口子南道赴防馬兵十一全除步兵百一十一內除三十定寧南道赴防馬兵四十六步兵三十三並令除罷本郡佛丁洞防禦所其南道赴防甲士十五內八移于高山里口子七移于山羊會口子昌城昌洲口子南道赴防馬兵一百九十八內除十步兵七十四內除十碧潼南道赴防馬兵一百八十四內除四十步兵一百四十八內除三十本郡阿耳口子南道赴防馬兵二百五十五內除五十步兵一百六十內除三十理山山羊會口子南道赴防馬兵一百三十內除十渭原烽堆臺口子南道赴防馬兵一百

二十一步兵一百三十並除二十慈城虛空橋口子南道赴防馬兵一百一十步兵八十四並除十虞尚南道赴防馬兵二百十內除十步兵二百八十六內除十撥馬步兵三百八十人減損使得休息騎船軍則平安道固無閑役之人故其流亡物故之數未易充補以赴防軍及築成軍輪番代立殆無寧息船軍亦宜量減以待人物阜盛然後乃充其額然此事所係匪輕不可遽以爲定卿知此意上項減除并合便否似邊各邑及南道軍士情願廣問以啓且金孝誠所啓外其可減可并之處并磨勘以啓大抵減軍額并合防禦之所主將所不欲也然本道彫弊莫甚非他道比其利國安民之策卿須虛心商榷以聞○己巳李承孫李季荀鞠李思哲趙瑞安以啓召思哲曰爾之意予豈不知以國學以虛爲恥而爲此舉耳非他意也仍命就職左議政河演等啓曰思哲使諸生入學此非臣等之指揮也昨聞上教以思哲聽臣等指揮惶恐罔措上曰大臣不忍學館之空使諸生入學誠憂國之至情何用惶恐都承旨之職出納君命而已今乃不聞予命而擅使諸生入學故下獄訊問然其情順故終不罪之演等又啓曰瑞安及義禁府官吏所爲難涉遲緩其情則輕請寬之上曰君令臣行古今常理君上之事

雖或不可臣子之義不可不從前日夜三鼓命瑞安囚諸生乃不囚詰朝又趣囚之亦不從至午亦不囚及命放之時亦不啓其不囚之故義禁府郎廳既承傳旨即當日之告子提調可也不囚一人此皆予常居深宮之過也予以爲雖置極刑卿等不以我爲非今反如此請赦未知以此人等爲無罪而以我不能斟酌耶大小臣僚競言予過失故卿不忍聞而來請也予今年老貽笑萬萬如其益老則其貽笑可勝言哉演等曰臣等非以此人等爲無罪也但原其情而啓達耳尋命瑞安及義禁府官吏並勿罪之○壬申慶尚道清道密陽靈山永川仁同慶山晉州盈德奉化玄風高靈咸安大丘河東等郡縣疾風急雨損禾稼山崩水溢人多死者○甲戌兵曹啓請以京畿當領船軍二千人修築宮城役不過二十日從之○乙亥刑曹申典獄囚三犯竊盜勿金等三人依律絞羅州囚強盜朴乙生博川囚強盜李仁生斬之從之○丙子諭咸吉平安道監司及採訪別監督捕進獻海青○禮曹定東宮養老宴儀其日攸司設王世子座於繼照堂中西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忠扈衛設群老次於宮門外典儀設群老二品以上座於堂內南北重行相向東上四品以上座於階上南北五品以下於階下庶人於庭中

俱重行相向東上設副知通禮及典儀位於堂庭道南近東通贊奉禮

即在南差退北向通贊奉禮郎在北南向又設群老一品以下拜位於

堂庭南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相對為首庶人拜位差退司擗副提調

此做設尊於堂上近西東向設玷加爵攸司設升堂者尊於階上南北近

東階上及庭中酒卓各於每品之前兵曹勒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閣

外如常儀群老以時服有官者紗帽品帶庶人常服夜時刻皆就門外次副知通禮

贊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具器服俱詣閣奉迎王世子出詣後堂陞

座陳繖扇侍衛如常承旨史官及官官執事官官官如書筵詹事院執事官如通禮門之類

先行再拜禮如常典儀率通贊以下入就位奉禮郎分引群老三品以

下或杖或扶持入就拜位副知通禮白外辦王世子出繼照堂陞座爐烟

升繖扇侍衛如常承旨及官官分左右俯伏史官在其後奉禮郎分引

群老二品以上或杖或扶持入就拜位典儀曰再拜通贊贊鞠躬再拜至興

平身群老去杖鞠躬拜一座再至興平身若有肯除禮則承肯前承令退臨階止向立傳令曰除群

老拜禮奉禮郎府伏承令分告羣老奉禮郎分引群老應升堂者升仍杖如初群老將升堂

副知通禮進當王世子座前俯伏跪請為群老興王世子與副知

通禮俯伏興降復位王世子命群老就座群老跪俯伏王世子

坐群老興就座不升堂者亦引就座興樂引歌者及琴瑟陞就位司饗下後提調以此

進饌案樂作執事官設群老饌卓訖樂止近侍承旨進花樂作執事官

散群老花訖樂止司饗進湯樂作執事官設群老湯食畢樂止每司應

進湯執事官司樽副提調酌酒第一爵樂作司樽奉爵跪進內侍傳捧

置于案執事官行羣老酒舉訖司樽進受虛爵復於坵樂止每司樽副

執事官先行群老酒次進湯進爵並如前儀酒行五遍司饗進大膳樂作執事官

設群老膳訖樂止司饗進撤案執事官撤群老卓群老各以袱囊收裏饌餘而出典樂

引歌者及琴瑟出群老興副知通禮進當座前俯伏跪請為群老興

王世子興副知通禮俯伏興降復位奉禮郎分引群老俱復拜位王

世子坐典儀曰再拜通贊贊鞠躬拜再至與平身群老鞠躬拜一坐再

至與平身奉禮郎分引群老二品以上出副知通禮進當座前俯伏跪

自禮畢俯伏興復位王世子降座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奉禮郎分

引群老三品以下出○丁丑罷繕工監正李士平職以平原大君所私

醫女栢伊為妾故也○戊寅世子代行養老宴于繼照堂分賜老婦酒肉

于其家○論諸道監司狎獄所以囚繫有罪然不庇護則或有橫罹天

札者矣故其庇護條件載在六典且累降傳旨節目纖悉然官吏或不

致意奉行未至使囚徒致有疾患遂至殞命誠爲可慮卿其體予至意
各年頒降條草奉行與否嚴加檢覈勿使廢弛其合行事件又錄于後
一每年自四月至八月新汲冷水數數易置獄中一五月至七月十日
一次從自願浴身一每月一次從自願沐髮一自十月至正月厚鋪蒿
草于獄內一沐浴時官吏獄卒親自檢察以防其逃○刑曹申江西囚
田生寧海囚元括三犯竊盜依律絞嘉山囚強盜介知等二人斬從
之○己卯世子受朝參視事○賊入昭格殿奴元生家元生欲捕之賊
刺其脅遂逃命刑曹漢城府義禁府搜捕又命鎮撫率軍士搜捕于都
城外十里之地○刑曹申積城囚崔龍開城囚莫同竊盜拒捕三登囚
於豆伊漆原囚李同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庚辰議政府據兵
曹呈申兵船國家禦寇之器造船松木使不得私自斫伐已曾立法無
識之徒潛相斫伐或造私船或爲屋材松木殆盡實爲可慮今以沿海
州縣諸島各串宜松之地訪問置簿京畿南陽府仙甘彌大部鸞興三
島巨才串仁川郡紫鸞龍流島富平府文知島甫只串安山郡吾叱耳
島江華府今音比彌法島末島井浦以北網山南巾冬乙山蛇島喬桐
縣西憑將串水原府蠡三串荊頭山弘原串廣德城山道津縣古里串

大明串於毛老黃海道安岳郡迎津大山豐川郡貴林串椒島席島長
連縣蛇串加乙串長淵縣甫仇長嶺白翎島長山串海州屯多山槌赤串
黃州茅串康翎縣沙匠串登山串許沙浦船泊處西嶺吾義浦六沙
外島龍媒葛串茄乙浦無知串所江今勿餘串白巖串阿郎浦瓮津縣
西粧串江原道江陵府賓之蔚珍縣於勿里北山及藥師山通川郡所
山馬山叢石汀忠清道沔川郡藏宅串泉谷等處瑞山郡波治島大也
島安眠串廣知串洪州任內新平縣明海串內島津頭熊島草島連陸
串唐津縣唐津浦北山湯字島難知島結城縣龍生頭山東山山海美
縣喧吉串勝善山扇峴山保寧縣陵城串松島牛峴高齋島庇山縣都
毫串舒川郡閑也助島咸吉道安邊府押戎串及女島浪城浦等處德
原府新島西峴及大母城龍津縣加退島曹至浦北峯永興府寧仁社
仇里池白安浦串等處咸興府甫青社退潮社東溟社先德社等處北
青府長津浦海汀俗厚海汀吉州古多布里海邊串鏡城府南黃加津
串會寧府好音也串雙浦串慶興府豆伊山鹿屯島平安道博川郡德
安串大藏山等處嘉山郡南未冬音里定州仍朴串等處隨川郡陳海
串等處郭山郡金老串弓里串等處宣川郡檢山屈串等處鉄山郡西

所串多只島大串龍川郡石串信知島德泉山麟山郡倉浦串義州鎮
兵串等處安州古孟山清川江邊等處肅川府檢音山永柔縣柔遠所
山大船串等處咸從縣白石山三和縣吾音山龍崗縣加乙串山江西
縣東部金丁梁山全羅道扶安縣狷島鳩島火伊島靈光縣毛也島每
音站島古耳島甌島沙島串槍頭串元岫山臨淄島咸平縣海際串西
鉢浦阿士羅山石浦串金浦串羅州可也山多利島飛示島都草島巖
泰島安昌島慈恩島其佐島八示島河衣島伊示島松島靈巖任內貴
山葛頭山甫吉島豆卧頭山露島海際串唐津月伊串佐谷串山獺島
莞島古示島仙山島海南縣珍山串白也浦百房山草島坪島加兒島
長興府大伊每島牛頭串帳內串順天府松島長省浦串三日浦串京
島金鰲島光陽縣猫島樂安郡獐島龍頭串寶城郡草羅山茂長縣梨
津串沃溝縣千方山興陽縣松串舟浦串牛頭串望智串荒山串塲巖
串朴吉串伊老島俠島井島酒島頃竹島蛇浦串加羅浦愁德山掄朱
山所訖羅串未介島其火島八巔山天燈山火山島城頭串珍島郡加
士島坪島草島務安縣古鐵金山鑰達山茅頭串興德縣所要山臨波
縣城山減悅縣城山慶尚道寧海府奉松坪島項串東萊縣蘇茨高山

絕影島鹽浦以北朔長浦串等處蔚山長生浦串加里串南海島望所
訖山場島固城縣林浦串於里島草島吾非島昆伊島上撲島下撲島
楸島有亂島國正島申伊島爐大島欲知島豆密島叱法吉串所非浦
古反溪串行廐巖串彌乙加助音串古加背梁鞍島終海島深水島介
島彌勒山巨濟縣沙火串巨大串松茸串赤乙島吾時項串朱元島
小左里島大左里島松島松串岬梁串泗川縣初永島草島白也島楮
島仇郎島金海府弓音島伐島水島加德島鳴旨島馬島甘勿
島晉州夫火谷里昆陽郡非刀里串盈德縣沙冬浦南驛浦下渚浦烏
保浦南海縣孤獨絕島錦山所屹山呼乙浦弓勿浦小柯島兩柯島迎
日縣三士郎等處昌原府襄島機張縣今音末串冷井山梁山君大渚
島上項州縣島串前此有松木之處則嚴禁樵採無木之處令其道監
司差官栽植使旁近守令萬戶監掌培養以待有用 從之○日本國
使正祐等還答國王書曰朝鮮國王奉復日本國王殿下今者致書副
之辱貶良用慰愜使者且以厚意來歲祀儀亦以爲感所諭藏經及
諸土物具如別幅就付回使聊表謝忱惟領納餘冀自重別幅大藏經
一部函俱鞍子一面白細縣細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豹皮坐子

一豹皮虎皮斜皮各十領雜彩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各十張人參一

百觔松子五百觔清蜜二十斗○辛巳禮曹定 王世孫入學儀前一

日依司洒掃文廟及學堂之內外忠扈衛設 王世孫便次於廟東門

外西向有司設 王世孫位版於廟東階東南西向設執事者位於王世

孫版位後稍南西向執事皆以學生充之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贊者二人

位於堂下俱近東西向北上設學生位於庭中北向西上廟司及典祀官各

帥其屬入設祭器於大成至聖文宣王究國復聖公郝國宗聖公沂國

述聖公鄒國亞聖公神位之前每位各左一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醢爵一

在籩豆前設犧尊一實以清酒加勺實以清酒在殿上東南隅配位酒尊即於正位尊所之東各設香爐

香合并燭於神位前又設殿內東西縱享及兩房祭器各左一籩實以鹿脯

右一豆實以鹿醢爵一在籩豆前設象尊四一在殿上前楹東一在前楹西

其二分兩廡俱加勺實以清酒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疊在洗東加

勺實以清酒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又若爵洗之則設執事者洗又於東南北

向執尊壘實以清酒者位於尊壘實以清酒之後酌獻未行事前廟司及典祀各

帥其屬入實饌俱畢時至學生服青衿服贊者二人先就階間拜位北

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執事入就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者唱四拜

執事者四拜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學生入就位執事者洗爵拭爵

置於籠奉詣尊所置於坵上 王世孫服學生服出次侍衛如常儀相

者引 王世孫入自東門侍衛不應入至拜位西向立每立定相者相

者前贊請四拜 王世孫四拜贊者唱四拜在位者皆四拜先拜者相

者引 王世孫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洗訖相者引 王世孫升自東階

左右侍衛量人從升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相者引

王世孫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贊請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台跪進

執事者一人奉香爐跪進相者贊請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執

事奉爵跪進相者贊請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相者贊

請俛伏與相者引 王世孫出戶詣配位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

酒執事者四人以爵受酒相者引 王世孫詣復聖公宗聖公述聖公

亞聖公神位前行禮並如上儀當配位酌獻將畢時執事者詣殿內從

享及兩廡諸神位前助奠訖當配位酌獻時殿內從享及兩廡諸執事

位前助奠相者引王世孫降自東階就拜位相者贊請四拜 王世孫四

拜贊者唱四拜在位者皆四拜相者引 王世孫出門還便次侍衛如

常儀在位者以次出執事者俱復拜位贊者唱四拜執事者四拜訖以

次出贊者二人就拜位四拜而出東脩儀其日 王世孫服學生服至學

門外東帛三酒一壺二脩一案五相者引 王世孫位於門東

西面陳帛篚脩案酒壺於 王世孫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博士具

公服執事者引立於學堂東階上西面將命者出立門東北向日敢請

事 王世孫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其

也不德請 王世孫無辱將命者出告 王世孫固請博士曰其也不

德請 王世孫就位其敢見將命者出告 王世孫曰其不敢以視賓

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其也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

告執籬者以籬東面授 王世孫 王世孫執籬博士降伺于東階下西面

相者引 王世孫執事者奉酒壺脩案以從 王世孫入門而左詣西

階南東向奉酒脩者立於 王世孫西南東面北上 王世孫跪奠籬

再拜博士答再拜 王世孫還避遂進跪取籬相者引 王世孫進博

士前東面授幣奉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授幣執事者取酒

授幣以東相者引 王世孫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 王世孫再

拜訖相者引 王世孫出就幕次以俟博士釋服升堂就坐

左學堂東壁下西向

相者引 王世孫由西階升詣博士前講經如常儀畢相者引

王世孫降自西階出就幕次○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允犯罪兩界入居
及盜殺牛馬者流放他處所以懲惡戒後終身不返也然其中系本賤
人及船軍鎮軍驛子牧子等有役者俱免其役任意過活反違懲戒之義
今後公私賤人聽官主收貢外方州郡奴婢及船軍鎮軍守城軍牧
子津尺鹽干峯火干驛子等諸色人各於其役差定鄉吏則定驛吏侍
衛牌則船軍補充軍則牧子其餘雜色軍及無役人則量宜定役附籍
毋得擅自出境從之○壬午世子觀射于慕華館○儀注詳定官啓
宗廟裸鬯奠幣一時行禮而各有樂章章八句今依宋制裸鬯奠幣合
爲一章章八句改製從之其樂章曰於穆清廟祀事不忒有嚴禩將以
享以格恭奠篚幣禮儀既成庶幾洋洋歆我孝誠○癸未傳旨吏曹承
旨非東宮僚屬而奉行東宮命令名實有異依唐朝太子監國時宰相
兼東宮平章事故事承旨皆兼詹事允申本申目申下之事並以兼詹
事職銜施行○上聞洪師錫卒命還給職牒吊賻賜諡並依他例諡莊
襄勝敵志強莊甲冑有勞襄子伯涓季涓○九月甲申朔 王世孫入
學于成均館藝文提學尹祥爲博士講小學題辭○遣吏曹參判李邊
如京師賀聖節又咨禮部曰日本國差來僧乾琢同來人趙文瑞柴江

等呈該俱係浙江等處軍民於永樂十五年被倭虜掠到倭山轉賣至
日本國過活宣德七年蒙日本國王源義教差充通事同正使道淵等
往寧波府赴京朝貢欽蒙賞賜欽差內官雷春等齎捧封王勅書及賞賜
等物於宣德九年回還十年又差同正使中誓等與雷春等赴京謝恩於
正統元年迴還其後日本國王慶逝長子繼立異年病歿次第義成權襲欲
於明年遣使從寧波府進貢然比年一岐等島海賊作耗上國邊疆若
不報知慮恐沿海將帥阻當未便差令文端等具陳事由預先轉報朝
廷據此叅詳本人等今已同乾琢等迴還然其所告係外國朝貢聲息
理宜奏達○還給黃裕職牒○乙酉兵曹判書金世敏請加移御所侍
衛軍士之數 上不允曰東宮率軍士守闕移御所不遠於闕雖不加
待衛亦可也○丙戌刑曹申全羅道茂長囚安祿竊盜拒捕依律絞從
之○丁亥蕪承文院副校理李相家失火命賜衣服○議政府據戶曹
呈申江原道伊川縣近因水旱連年失農加以講武場獐鹿害穀民生
艱苦流亡相繼而貢賦之數如舊民不能支弊將難救請將其縣貢物
炭材木等物移定他官以待阜盛從之○戊子判中樞院事尹璠卒璠
字溫之高麗版圖判書承禮之子也以蔭補官累遷至信川縣監戊申女

爲首陽大君夫人以故由軍器判官陞副正驟遷至吏曹參議甲寅拜工曹
參判轉戶吏二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庚申進議政府右參贊遷工曹判書
尋移中樞院使壬戌得風疾辭職醫問賜與相繼丁卯特加判中樞院事
至是卒年六十五輟朝二日賻贈有加官庀葬事爲人姿儀豐偉性寬厚然
無可稱者而以大君之舅得至一品諡貞靖直道不撓貞寬樂令終靖子士
盼士昫士昕○已丑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前比倭野人進上及下直肅拜若
非朝參隨班日唯行於大殿今後並於東宮肅拜從之○辛卯以證爲順
城君任從善爲慶州府尹六承旨皆兼詹事院詹事金守溫守承文院
校理守溫素佞佛者也其兄僧信眉造飾僧道得幸於上守溫黃緣左
右交結首陽安平兩大君反譯佛書若有內佛事則與司僕少尹鄭
孝康瞑目兀坐竟日徹夜合掌念經唱佛說法略無愧色又常誘大君曰
大學中庸不及法華華嚴微妙諸大君以爲忠於上上特命除政曹會無
窠闕姑授是職○刑曹申典獄囚王從鬪歐殺人星州日豆乙彥等五
人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壬辰傳旨禮曹例賜宴及別例賜宴並以東
宮之命爲之承旨受命之事除啓達稟於東宮以爲恒式○癸巳傳旨議
政府今後於東宮除授三品以下批教勿用大寶用東宮之印官教內教

旨改稱徽旨東班六品以上西班三品以上批改稱授東班七品以下西
班四品以下教改稱除於是政府啓曰前此三品以下雖東宮除授然於
官教稱教旨用大寶猶爲一體今改稱徽旨而用東宮印則判然爲二甚
不便且當除授野人稱徽旨而不用大寶尤爲未便請依舊例 上曰三品以
下除授予皆不與而稱教旨名實不稱世子既監國除授用印何不可之
有○諭平安道都節制使令投化李滿住管下野人田保令鎮撫管押以
送○乙未 上謂承政院曰 王世孫講書時禮度何以爲之都承旨李
思招等啓曰 王世孫講書於闕內固非私宮何必行禮臣等以爲講書
官入則於坐立待及就座乃坐講畢出則亦起立從之○丙申 王世孫
出時御所幕次始講小學左翊善朴彭年等以國韻進講○賜銃筒膳錄
于諸道節制使處置使諭曰今送膳錄一冊鑄造之方用藥之術備悉載
錄軍國秘器所係至重宜常秘密以藏每於考閱卿獨開見勿委吏手日
加謹慎及其遞代交相授受又命藏于春秋館前此軍器監所藏銃筒制
造匪精鐵重藥多雖放之乏力而夫之所及遠不過五百步近不過二
百步乙丑春命臨瀛大君穆監鍊改治於是量其厚薄較其長短而參
諸矢之輕重定其藥之多寡既成試之藥少鐵輕而夫之所及遠至於千

五百步近不下四百步輸運既便而放不費力其軍國之重寶而可爲
後來制作之程式故圖其形體書其尺寸以傳永世○丁酉傳旨承政
院前此講武予於春秋必行以其國家重事不得不爾也近因國喪久
廢不行今欲使東宮代行東宮啓云累日講武不忍遠離膝下予以講
武事重不聽然予今老矣東宮豈能一年再行講武春則日長路乾入
馬俱安秋則日短氣寒姑停今秋講武然兵衛已備或二三日之程略
行講武至明年春爲之何如其便否擬議以聞都承旨李思哲等啓曰
上教允當 上曰宜以此意諭政府又召兵曹及僉知中樞院事韓
方至議二三日程講武之地思哲等又啓曰允行幸侍衛臣僚不佩弓
矢有違扈從之義竊聞 皇帝獵則必親佩弓矢又稽通鑑漢高祖命
蕭何帶劍履上殿唐太宗時長孫無忌自持兩具則雖首相亦有自
賚之物今三軍都鎮撫四衛節制使軍士外並皆自尊不佩弓矢深
爲未便請臺諫外侍衛大小臣僚並令佩弓矢 上曰予亦聞 皇帝
雖因祭而出亦佩弓矢又 太祖 皇帝設科舉之法先令馳馬然後
許赴試夫豈不知而爲之昔我 太宗時洪敷韓長壽隨駕使其奴持
弓矢 太宗責之予親聞之今也儒臣執弓矢則群譏衆笑鄭麟趾嘗

射侯卞季良譏之無意之甚也子命東宮親佩弓矢則雖立法從行者誰肯不佩乎○戊戌世子代行 建元陵別祭○賜弓矢于六承旨○己亥世子代行 獻陵 英陵別祭○庚子傳旨議政府今東宮監國非他世子例也當生辰其無行禮節次乎與禮曹同議以聞於是議定行賀禮仍進表裏○司憲府啓奉禮即安訓其父犯死罪流遠地而訓不願其父貪官就職殊無入子之職且吏曹依他呈辭之例改下批亦有罪焉請並劾之 上曰予所命除安得不就職乎吏曹亦無罪並勿劾○中樞院副使李養卒致吊致賻○壬寅奉憲大夫黃裕遭母喪賜棺槨及紙七十卷松脂石灰等物○甲辰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視事于承華堂○刑曹申竹山囚每邑金慶州囚放金鬪毆殺人依律絞從之○乙巳召政府議扈駕臣僚佩弓矢之事曰禮記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又云射者男子之美事可以疾病辭不可以不能辭又古者小學教人必先禮樂射御夫如是者豈不以射爲男子之事而所當爲也然則雖臺諫佩持可也但七十以上議政則可以免矣○曰臺諫糾察之官須著團領著團領則佩之不宜 上又曰別窰之設起於遷都之初不久而廢厥後有吳信仁者請復別窰然實惠少而所

貸官物頗多耗損 太宗命罷之逮至丙午火災之後禁火之議出而復設別窰近日別窰赴役僧擊鍾誣寃予欲罷之何如僉曰即今京城人家大半皆瓦別窰之功居多而不關國家經費且年年造家者相繼一朝革別窰則私窰瓦價增貴而造家者必難得也臣等以為自此除春秋兩等礮瓦止於春節燔造從之 上又曰內禁衛者本補內廂直太宗所設而數亦不多後改內侍衛又改為內禁衛其被選者率多老成之人其後漸增其額擇亦未精予乃減額定為百人徒取驍勇之才故年少者居多今內禁衛亦多有犯罪者是皆幼少狂妄之所致也今欲不取才以衆所共知之人改擇然改擇之時又恐有不公之弊何以爲之僉曰擇衆所共知才行俱全諳鍊秩高者為牌頭於武科五品四品有武略可統衆者一望三人受點差定近來擇之未精多用猥碎之人不能鎮服牌內殊無統率之義自今須以有名望者選揀差任○傳旨兵曹今秋等東宮代行講武以十月初八日為定竟停之○戊申還御景福宮○己酉都承旨李思哲等啓曰臣等職帶詹事請於東宮受朝祭日入侍 上曰承旨二人入侍以為常○賜祭于判中樞院事尹

璠其文曰惟卿三韓世胄士林奇材有量有智有識有才早登仕版中外敷歷始佩魚符蔚有聲績且生賢女作配首陽婚姻之故恩願倍常累加超擢置之宰輔徧歷諸曹遂入政府又長烏臺風節卓卓凡厥所莅實爲煥赫頃因疾病辭老于家賜以醫問日望有差惟念舊德一品以爵庶幾康強永作良弼天不憖遺而卒此極計聞以旋予心是悲策贈吊恤國有常儀命官致奠侑以哀章卿其有知服茲寵光○庚戌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今年雖稔近因年凶未備穀種民未播種者多田稅若依前輸納則明年穀種不足其用度最緊如奉常寺義盈庫納油與雀子及兩倉納紙皂價外其餘各司田稅除輸納直納州倉以備穀種從之○刑曹申全羅道綾城囚加夫之任實囚李還闖毆殺人依律絞慶尚道河陽囚強盜德萬平安道肅川囚強盜李仁己等四人斬從之○禮曹參判柳義孫遭父喪賜棺槨及紙一百卷○辛亥大雨大雷雹以風○傳旨禮曹政府六曹每月初一日問安之禮其除之政府六曹啓前此每日視事又朝六衙日接見臣下之時多矣近年以來但於初一日問安而已其間雖有命召議事之時然可議之事不常有之一年之內進見之時幾何況朔朝乃朝君之大節不可廢也 上曰

世子常受朝參視事則予之安否足以知矣不必問安也○壬子傳旨禮曹昭憲王后忘晨齋例行於大慈菴大慈本誠寧大君種墓側齋菴也黃緣宗室九大佛事皆於是行之所施穀帛不可勝記○癸丑傳旨議政府初一十六日朝參亦令世子受之其初一日朝參除公服及致辭○右參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以政府六曹之意請不罷月朔問安之禮上曰予之老病匪輕大事不可辭避若可已之事悉欲除之世子受朝參視事則予之安否可以知矣不必別於初一日問安行虛文之禮而後愜於心也若此事有害於義則予豈不慮而強爲之哉以一家之事比之其家主有故而不得見焉見長子而還於心固無所嫌矣正與此事相類且初一日十六日朝參亦使世子受之已下傳旨卿等知之甲孫詡固請上曰停朝參視事之後亦無問安之禮金宗瑞始建白行之予本有宿疾又患浮腫今已月餘而未愈凡可已之事雖如毫髮皆欲掃除也初一日十六日朝參欲令世子受之素有此志然有妨於致辭之禮未敢行今更思之致辭之例委之於予依常時朝參例受之何不可之有卿所言不可聽也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繼至以請上曰予之老病近來轉劇卿等以不緊之事強請不已予以爲難仁流涕

曰繼照堂朝祭後望見殿門而不得入見則臣等之心當如何也從愚曰君
父一也人子不見其父則其子之心爲如何也宗瑞曰宋朝之君率百官朝
母后者有之母后雖不得親見猶必朝之者以禮重故也本朝六衙日比
中朝則尚䟽况一月一朝亦令除之君臣之間甚爲隔絕上曰此特小事
何如此固執竟不允○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啓今投化野人田保
荒處京城衣食供給必有其弊擇下三道富實官奴之家俾之昏嫁以復
其役領議政黃喜曰田保投化而來固當優待京外聽從其願上曰前此
朱甫非亦以李滿住管下投來俾處京城田保亦依此例仍命禮曹磨勘
以聞禮曹啓田保本非歸順背主投來如此之人處京城實爲不可上
曰待滿住管下投來已有前規何至田保建此異議乎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二

冬十月甲寅朔諭平安道監司時將冰合沿邊防禦固不可小弛日加
戒嚴然不可使騷擾浮動民心○司諫院啓伏覩昨日傳旨初一十六
日朝參亦令東宮受之臣等以謂初一十六日乃大朝會請須仍舊司
憲府亦請之皆不允○議政府六曹啓夫子語子貢曰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蓋重其禮而有言也近來雖不能接見臣等然初一日問安猶有
朝君之禮今若廢焉君臣之間甚爲踈隔而朝君之禮掃地盡矣 上
曰此事與夫子所言固不同特小事耳何煩瀆啓請乎遂不報○乙卯
議政府議閔叙之罪啓曰觀其辭證固無歐母之實然其不順之迹已
著罪甚於罵詈罵詈亦是死罪但以親告乃坐律觀之叙母初非自告
今亦彌泣言其無罪置之極刑似亦不可照以絞律惟在 上裁耳臣
等竊謂減死流邊可矣即召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
宗瑞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 命世子引見于議事廳曰前此李
迹作書揚父之惡特從寬典不置極刑無乃失於輕乎至今悔之今閔
叙不順之罪莫甚從輕斷之恐有後人之譏政府議欲從輕者何耶大
臣欲其生則人君其肯殺之乎然斷之輕而使元惡不道之人幸免則

其失亦大矣衿領腋喉即同歐例此律之意何謂也仁等曰婢梅花伏於床下聞叙曳出之其母呼痛止之不聽強杖之因使其母墮地以此等事觀之不及於歐而過於罵詈然罵詈之罪親告乃坐而聞叙之母不爾故如此塔達耳世子曰使母墮地有意推去而然歟杖婢之時偶爾觸之而墮地歟從愚宗瑞曰臣等所聞非有意推去偶爾觸之耳世子曰此間生死係焉詳加辨析然後乃定其罪宗瑞曰昔有人妻與適妻相詰執其裳裔以衿領腋喉即同歐例律斷之置極刑聞叙有意推去使之墮地則以此律斷之無疑矣當更考以啓世子曰律文所云親告乃坐者以其言語之際無形之事未可信須待親告乃可知故云聞叙之罪既曰甚於罵詈則更無可疑之狀比於親告之例可矣仁等曰如此節次臣等未盡窮推而言也世子曰今所辨析只有二節使母墮地有意乎偶爾乎此一節也不順之迹明白無疑而忍杖不服雖不服而據辭證斷之乎必受服辭而後斷罪乎此二節也仁曰死罪非輕而不受服辭斷以衆證不可也世子入啓仁等退考其案以啓曰以阿推案觀之以手推去使之墮地當置極刑但不可不受服辭而斷之也宜加刑鞫問必待輸情雖死於杖下何愛惜之有○丙辰停東宮生辰賀

禮議政府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進表裏○政府六曹臺諫請
仍問安之禮皆不報○丁巳世子觀獵于東郊○議政府據兵曹呈申
前此講武及門外行幸時軍士及都鎮撫各衛節制使外侍衛大小臣
僚不佩弓矢有違侍衛之義自今禮行外大小講武及門外行幸時侍
衛臣僚皆佩弓矢 東宮代行時亦依此例從之臺諫勿令佩之年七
十以上者自願外亦勿佩○政府六曹復請問安 上白初一日東宮
朝參後仍來問安○己未 世子受朝參○庚申以盧叔全知司諫院
事三品以下除授始用 東宮印○辛酉遣戶曹叅判李先齊如京師
賀正○前架閣庫副錄事濯然上書條陳時務一比年以來當乾獐乾
鹿香脯備辦之時官府聚民而獵數至千百籠山絡野以至經旬所獲
之獸不過二三如或不獲則旁求四方而買納非徒官民之難辦恐或
御膳之不潔也不寧惟是典醫監所納鹿角諸道軍器粧飾鹿角一隻
之價緜布則一匹餘米穀則二十餘斗狐狸獐獺之皮價亦如之至於
無孔大鹿皮之價緜布則十餘匹米穀則二百餘斗大虎皮則緜布二
十餘匹若豹皮或五六十匹或七八十匹如此物價收斂之時持囊橐
者絡繹民間或稱貸或出糶以充收斂之數必也法上古園圍之制度

海島閑曠之地域養禽獸禁其私獵每當用時量其所用之宜計數而
獲皮肉與角皆爲國用如其禽獸未盛之前則江原京畿兩道講武場
與黃海平安咸吉三道禽獸蕃盛之處移定其貢以待下三道禽獸之
復盛一京外攸司當納進上物膳之時未能親覈其實故色吏庫直令
史之徒物品善惡斗斛高下皆出其意若責賂而得之則物品雖不善
斗斛雖不平而多方以納之求賂而不得則物品雖善斗斛雖滿巧飾
以退之憑公營私姦莫甚焉伏望今後當收納之時外方則監司佐貳
官界首官都會所官官自除庶務專心點檢勿委吏手如其不善之物畧
合退還京中則本司官官負先審善惡然後臺負更加檢察以納如有責
賂無厭者外方則令其人告于監司京中則令外吏告于憲府嚴刑廣
示一果園排置載在六典而奉行不誠每當酸物進上之時監司不計
州縣所產之物只以所耕多少差定如生粟一箇米四五斗石榴一箇
米三四斗諸果之價類此互相貿易而納官豈無民弊乎自今令各道
各官報其土所宜之木禮曹置簿或一年或二三年分遣朝官春則考
其某官某果接種幾株秋則結實幾株每當用時考其各道各郡所有之
果分定則民無易換之弊國有足用之利一災傷田地審檢之際連伏

五結皆傷然後免稅若其連伏五結之田假如一人耕之則雖三結不實以二結所出充納三結之虛稅猶可給也如或四結不實則以一結之所出足充四結之虛稅手一人合耕其弊尚如此况五人各耕一結四人之田皆傷而獨一人之田實以未滿五結並徵其稅則田損而稅實民憾而心傷伏望革連伏五結之法復行損實隨損給損以便民生一每降大赦除謀反大逆強盜外咸宥除之故雖故犯關係風俗者亦免臣願誤犯外故犯不孝不忠與夫盜賊姦究之類勿赦罪之以厚人倫以正風俗一六典決訟期限大事不過九十日或以元隻不齊或以所訟者相避爲辭淹延不決或至於十餘年或至於二十餘年若訟誤決則因決折官吏相避亦且不決或蒙赦或身死終不受罪淹延之弊亦復如前訟者辛勤歲月立待官門終身未得決者亦多有之臣願上官相避則移他官下官相避移他房若前決官吏或蒙赦或身死則父子外勿聽相避一依六典期限決之如有過限者須即論罪至若奴婢相訟元隻中定限不現給時現者良賤相訟則訴良者過限不現從賤其主過限不現訴良者良之以杜爭訟一守令六期貢法及盛夏軍士巡番俱有其弊伏望 聖上遵 祖宗之成憲罷六期爲三年革貢法爲

損實使軍士春秋遞番如有問焉願陳其詳下政府政府啓書內條件類皆迂遠不可舉行也議者曰此疏非迂遠錄事微官也其論弊如此食厚祿位通顯者寧不知愧○癸亥議政府據兵曹呈申銃筒衛每五十人爲一牌分爲十六牌每牌定牌頭仍給差牒常令統察從之○甲子世子受朝參視事○刑曹申典獄囚都致三犯竊盜全羅道萬頃囚李准敬竊盜拒捕依律絞從之○賜祭于處置使洪師錫其文曰惟卿風姿魁偉志行清素再擢虎科乃騁閭赤以居禁旅赤心衛國予倚干城眷注常篤委管北門授鉞南州竭情武務據智軍籌先幾之慮借著之謀屢征醜虜奏功是膚奉使朝京專對才優施無不可庶展壯猷長城之壞大樹之摧遽貽驚計曷勝悲哀節惠易名俾奠菲儀靈其不昧尚克享之○乙丑田制詳定所啓全羅道田品分等將畢請移入慶尚道右道分等都承旨李思哲等啓曰全羅道以田品分等之故築城採金焰焯煮取等事悉皆罷之而慶尚道則初不在分等之例前件等事並不待之初不定議遽而行之有違於示民以信之義姑待後年上令政府議之右議政皇甫仁等曰焰焯銃筒等役速令停罷移入慶尚道分等爲便且築城畢役限在今月田品分等始於來月固無相礙又

採金本役防牌雖不罷亦不為弊領議政黃喜議如思括等 上從

喜議○禮曹啓定王世子生辰賀儀前一日攸司設 世子座於繼照堂

當中西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陳樂於堂庭如常儀俗其日司

僕陳鞞馬于庭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堂庭道南宗室及武官一

品以下位於堂庭道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相對為首二品以上每品設拜席宗室每

品班頭別設位大君持設位於正一品前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東向設副知通禮典儀致

詞官位於堂庭道南近東通贊奉禮郎在西差退俱北向通贊奉禮郎

位於堂庭道北近東南向奉禮郎設門外位如常鼓初告兵曹勒所部

屯門列仗宗室及文武群官俱集直房各服公服鼓二告宗室及文武

群官皆就門外位副知通禮贊請內嚴請衛之官各服器服俱詣閣奉

迎 世子出詣後堂著公服升座西向繳扇侍衛如常儀宮官及執事

官宮官如書筵詹事院執事官如通禮門監察之類先行再拜禮如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

鼓三告典儀帥致詞官以下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入就位副

知通禮申外備 世子出繼照堂升座爐烟升繳扇侍衛如常儀 世

子將出樂作升座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

位立定典儀曰再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樂作再拜興平身樂止致

詞官升自西階進當 世子座前東向跪通贊贊跪群官皆跪致詞
官稱其官臣某等茲遇 王世子郊下生辰謹祝千歲壽賀訖俯伏興
通贊贊俯伏興再拜興平身群官俯伏興樂作再拜興平身樂止致詞
官還本位奉禮郎分引二品以上出副知通禮進當座前跪申禮畢俯
伏興還本位 世子降座還內樂作繳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
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次出○丙寅刑曹申龍崗縣囚強盜
崔奉等十人依律斬王果縣囚舉石等三人三犯竊盜絞從之○丁卯
世子引見都承旨李思哲同副承旨李季甸宣 上旨命製傳旨曰
營造寺社之禁載在六典而節目不明故官吏眩於奉行今後於廢毀古基
重創寺社及修舊寺社新造間閣者依已立條章禁之或因雨漏傾覆撤舊
改新或修葺或補簷遮陽之類勿禁已前新造重創者並勿禁婦女上寺
累立禁章然 文昭殿佛堂非山間寺社恐有婦女之往來者凡尊卑
婦女往來一皆禁斷其餘寺社婦女往來之禁亦令申明舉行○己巳
世子受朝參視事○領議政黃喜啓今聞原平交河等處黃海道惡
病相類之疾興行隣里傳染死亡殆盡請依黃海道例發遣醫員齎藥
救治命遣醫任寶重等二人療之○刑曹申典獄囚強盜劉莫同依律

斬衿川囚延守珍原囚萬括三犯竊盜絞從之○庚午召崇德大夫李正寧謂曰太宗之時政丞河崙言景福宮明堂水不足其後李陽達亦以此爲言乃於昭格殿洞口鑿地貯水而因無水源未果焉閔義生亦曰宮城旁近鑿地貯水既合於地理之說亦可備火災然予處此二十餘年之久而無大害事必須鑿地然後乃可歟正寧曰宮城左右皆有乾川水必伏流地中然以流水不長之說觀之修川引流可也然夏雨暴水積沙填塞則徒費人力而無功臣以謂曾定昌義洞鑿地試之若水源不竭則漸以開廣可矣上曰二十餘年未就之事至今斷然爲之予以爲難也爲則必務實不可虛費人力也○頒東國正韻于諸道及成均館四部學堂仍教曰本國人民習熟俗韻已久不可猝變勿強教使學者隨意爲之○辛未世子觀獵于豐壤○議政府六曹啓初一日問安頃蒙允許臣等不勝欣忭今更思之朝參在先問安在後先後失序悖於事理非細故也初一日朝參勿委東宮令臣等依舊問安上不允曰朝參與問安固非一事何必致疑於前後之失序而更改乎○癸酉傳旨兵曹世子觀獵時軍士及隨從人或因日暮未及入城門者有之兵曹郎廳鎮撫司鑰等持開門符候門待其畢入乃閉以爲

恒式○甲戌世子受朝參視事○刑曹申平安道江西縣囚強盜自得
希等五人平壤囚強盜金得吉依律斬從之○乙亥投化倭護軍滕九
郎請於朝參隨班禮曹政府以爲九郎之職本是影職以影職隨班固
無前例然不可直斥之姑權辭曰汝是客人勢難隨班若久居于此則
必當隨班 上曰彼願隨班沮之無乃不可乎政府更啓若使隨班直
房供給之費爲難且其他倭人援此爲例皆願隨班則何以對之九郎
亦知朝臣循資以陞而自已資品不得遷轉欲望陞職又無受祿則亦
何以處之命勿令隨班○丁丑三館上書曰 太祖太宗創業垂統立
萬世之丕基設科取士爲一代之良規所以貽謀燕翼爲國家無彊之
休考至矣恭惟我 太宗殿下始立重試之科中是科者加級擢用雖
在三館遷轉之例者不拘常資悉令去官朴瑞生以成均學生拜正
言金以同以權知學諭拜奉常注簿鄭招以藝文檢閱拜正言金鉉以檢
閱拜仁寧府丞鄭廣元以學諭拜敬承府丞此 前古帝王所未有之盛
舉也我 主上殿下遵用是法親臨試藝亦皆擢用可謂繼志述事光于
前烈矣歲丁卯成均學錄臣鄭從韶兼承文院著作郎曹燮隆亦與是科
特加資級然拘於遷轉之例仍職不遷其於重試擢用之意豈不有虧

乎況今從韶已陞宣務之資而行九品之職若隨例遷轉則必至於五
年而後去官矣於 太宗擢用重試之意何如伏惟 聖裁下政府以
議僉曰從韶既登重試又以宣務宜令去官也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
朴從愚獨以爲不可下吏曹更議吏曹啓三館不計資級一從職事去
官已有成法若援其一時特恩超授之例去官則三館遷轉之法壞矣
依他例去官從之○辛巳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各道習陣之法載在續
典且累次受教而廢閣不行遂至陵夷請申明舉行且印陣圖陣說頒
于各道肄習都節制使營及各鎮令當番軍士每月三度習陣又於春
秋各一次聚都會所三日肄習都節制使察其習陣日時及教習能否
每於歲抄移關本曹啓聞施行從之○壬午議政府禮曹啓中宮久曠
請妙選名家以主內事 上曰國家採納曾有二人若主宮事當擇此
二人然皆無子其餘宮人有子雖使無子者主後宮安能鎮服後宮之
心乎且更納有甚不可古者諸候一娶九女國君年老則妃嬪亦老色
衰愛弛人情之常若更娶年少者鍾愛必矣幸而有子則或有奪嫡之
斬古人制禮諸候不再娶豈無深意乎卿等知之○議政府啓服色詳
定之事 上謂承政院曰草笠則不論草之美惡但以竹數爲差等可也

尚衣院扈衛司司饗諸貪依流品例犯罪者除決杖皆收贖此等人許
著團領何如樂工如有大事當具冠帶亦令著團領無乃可乎都承旨
李思拓右承旨李宜洽同副承旨李季甸曰各司吏典諸貪率皆鄉校
儒士本著團領者也屬吏典則不得著去官受職則又著以一身或著
或否實爲未便且此人本是良民通仕路者也許著團領何害乎若樂
工本賤人因事近前則許著團領常時勿令著之左承旨趙瑞安曰若
許吏典著之則厥數猥多與雜類之著團領者難以區別 上曰吏典
當著團領其賤人若樂工別監小親侍等因事近前外不許穿着○十
一月癸未朔世子祭輝德殿○甲申日暈○乙酉刑曹申平安道中和
縣曰鄭吉歐殺人依律絞從之○丙戌世子觀獵于東郊峩峩山○諭
咸吉道都節制使側聞命寧近處在吾都里等欲於行城內結幕使老
弱人接若因此野人與本國人雜處或放牛馬踏損禾穀因以爭鬪慮
恐生釁然不可直斥之當與野人言曰是雖城外且近關門倘有緩急
猶可及入善以誘之彼若懇請略造草家數間但使老弱接入其壯丁
牛馬勿許入接○庚寅世子移次于錦城大君弟先是 上命慶昌府
尹鄭陟曰世子宮內未安將欲移次他所繼照堂近東宮不可受朝參

於此勤政門坐東面西受朝參何如陟曰勤政門乃殿下受朝之門
世子雖坐東面西百官綴班一如殿下受朝之時君臣名分豈可以虛
位而忽之哉臣以謂報漏門及永濟橋西水閣可矣上曰報漏門背關
水閣水上俱不可也勤政門受朝不為無據闡大明太宗文皇帝有
疾仁宗爲太子坐奉天門東受朝又初作繼照堂鄭麟趾以爲世子
坐勤政門東受朝參可也予之此議以此也但予非釋位宮闕非世子
宮而百官西北綴班稍有可疑仍命承政院議之政院亦以水閣爲言
上召議政河演皇甫仁贊成朴從愚金宗瑞參贊鄭孝鄭甲孫禮曹判
書許訥參判趙克寬議之演等皆曰弘禮門外庭東直房前設帳殿受
朝參便上曰弘禮門遠於大內不可徒步以出且非私宮亦不可乘轎
予以爲勤政門外永濟橋北道東設次爲之若何河演等令奉訥克寬等
相視便否遂以永濟橋北爲定傳旨禮曹東宮移接間朝參於勤政
門外庭視事於移接處○儀注詳定官啓大殿中宮東宮寶印衣櫥及
供上之物宗廟文昭殿輝德殿供上引路依前例以三軍隊長爲之
著紫紬頭巾青絲布圓領紅欄帶以別瞻視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路
馬論語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

似不足者言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今參詳輿輦及鞍具御馬與公門
虛位無異凡大小諸臣遇於道路則下馬拱立若無辟除者則不識而
過行者容或有之令司僕寺諸負四人著紫紬頭巾青絛布圓領紅
爛帶前導辟除洗馬及調習時無鞍御馬則依古禮式之以致敬禮後
上召府尹鄭陟曰古人皆乘車而車前有橫木故有所敬則俯而式之
今不乘車而曰式之則其於馬上施爲爲難內廐馬成群出入時著紅
勒辟除一二匹出入時則不辟除何如陟與承旨趙瑞安等同議啓上
教允當遂傳旨司僕寺御馬出入時皆著紅勒毋得騎行如以調習
不得已騎行時及一二匹出入去紅勒除辟除○辛卯禮曹啓司寒祭
在十二月月令而藏冰則每在十一月謹稽古制宋元豐中詳定所言
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國朝祀令春分日開冰季冬月藏冰祭
司寒於北郊春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
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者司寒
唯以藏冰啓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則不應祭享其祀儀孟冬選吉
日祭司寒宜從寢罷唯季冬藏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牡羊
穀用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而已然則古者祭司寒隨其時令而

爲之今後司寒祭載諸十一月月令然氣候不齊或大早或太晚藏冰亦或在於十月十二月且雖十一月不可預定日期必當藏冰之時擇日以祭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犯竊盜逃亡者依續典輕罪在逃例只令收贖故雖過三犯竊盜以無刺字不得論罪偷生作盜實爲未便自今竊盜在逃收贖者所在官吏追捕刺字且三犯竊盜既不計赦前雖赦前在逃收贖者並皆追刺從之○刑曹申珍原因鄭孝寧邊囚金成右三犯竊盜依律絞南原愿惡鄉吏鄭理斬從之○癸巳世子率百官遙賀聖節○乙未右議政皇甫仁啓咸吉道鍾城防垣堡在行城之內且近於節制使營革萬戶只令其官千戶率兵防戍從之○戊戌刑曹申典獄囚林孝忠歐殺人新寧縣囚介同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已亥世子率百官行冬至望闕賀禮停本朝賀禮百官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曲宴于內殿宗親二品以上侍宴賜宴文武二品以上于議政府○庚子諭咸吉平安道監司予聞道內沿邊居民人死不葬曝露於野者有之予甚惻然自今如有死者其里監考正長常加檢覈使之埋葬似前不葬者子孫親屬并監考正長等罪之其守令亦依律論罪○傳旨禮曹掩骼埋胔及過限未葬論罪之法載在六典各官守令視

爲餘事莫能檢舉人有死者非徒不葬委諸草野曝露骸骨不仁甚矣
咸吉平安兩道尤甚特降諭書以曉之并諸道申明舉行且厲祭外方
各官恐或不行亦並申明○壬寅示咸吉道監司側聞監司嚴禁五鎮
商船往來南道者大抵懋遷有無古今常事五鎮布貨鮮少以所產魚
藿等物貿易布貨有無相資其勿禁之○癸卯世子視事于移次所○
傳旨奉政院來十二月初一日至初九日令各司禁屠殺及行刑以設
佛堂慶讚會也又命造假家于佛堂外乾川以爲外僧供饋之所○刑
曹申咸吉道預原囚洪仁奉費人塚依律絞從之○乙巳召議政河演
皇甫仁贊成朴從愚金宗瑞參贊鄭奉鄭甲孫謂曰今昭悼公夫人沈
氏卒禮葬乎若禮葬則用何等例乎且錦城大君爲昭悼公之後當服
重喪然氣質疲弱服三年喪了有所不忍凡爲人後者爲本宗降服若
大君非此例於予當服三年之喪又爲沈氏服喪三年不亦難乎何以
處之演等曰沈氏雖不在禮葬之限從優禮葬爲便立後誠爲美法
上之所爲民所則效不可示薄於下也大君既後昭悼公爲沈氏當服
三年無疑矣若特命起復則雖親父母之喪不能自終今大君之喪亦
在特命起復耳凡以君命起復者著淡服終制今大君起復之後在闕

內著吉服在外著淡服終三年從愚甲孫曰上壓尊而淡服三年似
爲不可但臨喪行祭服淡服常時吉服何如○刑曹申咸吉道申士李
明義以銀釵一枚賣於野人依續刑典謄錄客館貿易潛用金銀者大
懲之例斬待時世子謂政府曰李明義當以何律斷之而可河演等曰
賣金銀出境者置死之法但立於平安道而咸吉則未立焉明義之犯
安知其不知死罪而誤犯乎遽以重刑斷之似爲未便以違禁下海之
律科罪爲宜然既以金銀非我國所產請免於上國若不嚴立禁防使
無識之民續續貨賣使上國知之則非細事也今明義之罪以死罪減
等杖一百使彼道人民知其特蒙上恩幸而免死又依平安道例立
法昭示何如世子曰僉議允當于將啓達遂減死杖一百○丙午刑曹
申井邑縣囚石伊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丁未議政府使舍人朴仲
孫啓請停佛堂慶讚時并饋雜僧上曰饋僧伎予之德有何損益乎雖
以近於文昭殿爲辭然人家亦多在近地何獨於此事爲言乎且如
此秘密以啓予未知其意仲孫曰堂上之意恐臺諫聞都堂啓請繼踵
而未煩擾諫請故密啓耳上曰大抵設齋者不辨僧俗而皆饋之然
今不可並以俗人而饋之但供佛而不齋其僧可乎彼雜僧雖污穢自

當其各何關於辦供者之禍福乎○召大司憲尹炯曰佛堂慶讚時予欲并饋外僧自今月二十八日至來月十一日勿禁雜僧炯曰此非關於慶讚請停之如不得已則定額供饋何如上曰政府亦以此來請予既不允其勿復言傳此意于同僚○戊申司諫院右獻納金得禮司憲府持平趙季碑啓今因廣興倉丞李依仁闕擲簡供辭乃知慶讚并饋外僧比事非關於慶讚而使冗雜僧徒就食於宮城之側糜費不貲况佛道以清淨爲宗彼就食雜僧率皆麤陋於其道亦且不可請停之上曰誰先倡此議季碑曰本府通諫院來啓上謂承政院曰必是聞政府之言而繼請耳乃曰因李依仁乃知是詐也問而言之猶且姦詐不問而先自言之姦詐莫甚予之臣下何至如此予實愧恥雖不下攸司予欲得其情而後乃已急召大司憲尹炯曰朋友所言輒洩於人反害之不可也朋友問我而不以實告亦不可也然人君問之爲朋友不言尤爲不可也歲丙寅鄭昌孫亦以如此之事受罪今所啓供養外僧前此不知而因李依仁始知而言之歟政府所啓之言果未聞而言歟昨日予所言於卿者不言於同僚歟炯曰曾聞多造假家以此知供外僧也且書吏來言禮曹判書與政府同議請停供養外僧以此知政府

之來請也適是日臣等以事避嫌承命來會直房尋又別召臣同僚謂
臣曰今以李依仁之言的知供養外僧幸有便啓請停罷臣答曰已嘗
知之若有便必將上聞及至賓廳果有勿禁雜僧之教臣承命退坐架
閣庫邀同僚悉傳 上旨同僚曰明日更啓期於得請臣曰大事旣不
得請如此枝葉之事何煩更請祇動 上念耳僉曰衆議如此不可中
止臣心以爲有懷必陳諫臣之事况憲府雖持平之言不可強止故臣
不能止之又問趙李砮曰外僧供養聞諸何處而來啓歟政府所啓又
聞請何處對曰多造假家聞之有素然因李依仁乃知供養外僧政府
所啓未曾聞知乃召執義盧皓掌令金淳金安生持平許稠以問於李
砮者問之皓等啓曰外僧供養因李依仁乃知然未有啓請之議至昨
日尹炯承召臣等因囑啓達炯退在架閣庫宣旨勿令捕雜僧臣等謂
炯曰似難得請然更議爲之肆於今日使持平來請耳 上謂承政院
曰尹炯李砮盧皓等所言各異甚爲邪曲必窮辨然後乃已爾等勿以
臺官爲嫌推詰曲直以啓且必是聞政府之議而後來請矣而乃曰因
李依仁始知依仁何以言之而乃知其然乎今觀大司憲之言啓請之
議有素矣何以曰因依仁而乃知乎大司憲與臺長別處以問皓等曰

初不與尹炯議焉因問李依仁而後乃知昨日書吏來言政府啓停佛
事然未知其詳臣等以爲誑說也若素有所聞安敢隱諱又問尹炯曰
外僧供養何由得知炯曰十七八日間聞造假家乃知爲供僧也又問
從何人而聞此言乎曰聞諸座中意謂聞於持平位也又問從何而聞
政府之議乎曰昨日書吏來示片簡仍言曰禮曹判書到政府議請停
外僧供養以是知之承旨趙瑞安將此言歷詰盧皓等對曰如此等語
未嘗聞也但慶讚大辦及丹艘過制之故相與議其請停耳李砮曰臣
等若言假家之事大司憲尚且聞之連座掌令得不聞乎固無是言又
問李依仁曰供養外僧言之於憲府耶對曰無也 上曰此必聞政府
之言而來請也初不直言自相爭辨遂成大事勢難置之爾等反覆窮
詰得情以啓都承旨李思哲等窮詰臺長對之如初無異辭 上曰此
輩以如此小事當以隱諱故強辯至此甚爲迷惑其勢必不輸情然欲
不下攸司而得情大司憲及臺長反復推詰於是詰問不已夜已三鼓
矣詰朝又問炯等且問書吏李禮恭答曰以政府請停佛事書片簡
呈大司憲別無口報之辭又以李依仁所言詰諸臺長小變其辭曰臣等
退而徹夜思之本府嘗以佛堂之事屢相議之不識其時大司憲發假

家之言臣等聞而忘之歟命召議政河漢皇甫仁贊成朴從愚金宗瑞
叅贊鄭甲孫曰大司憲與臺長之言相悖何以處之仁從愚曰曲直已
明固宜左遷然不辨曲直而只令左遷外人安知其實宜下刑曹辨析
然後上裁演宗瑞甲孫曰不可彼雖有欺罔之罪出於諫諍義當優容
上曰予無所怒當從大臣之議然大臣之議不一何哉彼等之言自相牴牾
一爲姦臣一爲忠臣今若不鞠則忠佞無辨且既相詰心志不和還與同
僚豈所安乎況此欺君之心不可使長也宜歸一以聞演宗瑞甲孫曰
臣等非以彼爲無罪也彼因上之詰問蒼皇失措巧飾虛辭罪罔大
矣然其心出於諫君初非欺罔也請須優容甲孫又曰大抵人君既知
欺罔當治其罪然此因言事而發不可罪上曰予既曰從大臣之議
何敢誣也當從衆勿罪且漏洩之事予疑初出於承旨舍人等欲知其
所自出耳今事之根本既置而不問何論枝葉予並不問也然彼邪曲
之罪不可置之此事於我身有所累焉予不能可否於其間演等謂官
官金得祥曰臣等所啓者一則彼雖姦邪欲盡言責其志可尚所當容
受一則今因言事而得罪人臣以言為諱言路塞矣臣等之意止此耳
敢有右彼之心乎今上乃曰予不能可否臣等惶恐無地上曰卿

等雖不言之予豈不知卿等之意乎予因異端之事以責言官故大臣
心以爲非力言不可彼有欺君之事大臣固當驚駭而欲罪之也今卿
等不以爲非下人安知彼人之詐乎彼亦安能自知其詐乎曩在丙寅
亦有如此事予終不罪之故今乃至於如此其可置而不治乎演等俯
伏而退又命得祥問臺長與書吏所言瑞安等悉以所言啓之尋命炯
皓等並就職○刑曹申咸安囚金龍靈巖囚閔伊毆殺人依律絞從之
○已酉世子視事○兀良哈指揮兩古等來獻土物○刑曹申務安囚
仍邑朴毆殺人依律斬淳昌囚祿松三犯竊盜絞從之○庚戌還給李
李璘職牒○論諸道監司宣德十年教百歲老人歲給米十石又今監
司連給酒肉此法遵行與否備考以啓南陽張仁呂百二歲江華李守
妻李氏龍仁鄭夫介溫陽金吉礪山良衣金羅州李原濟州石柱妻召
斤次泥並皆百歲監浦崔澤妻金氏百八歲陝川朴氏百三歲比等老
依上項立法惠養與否並考以聞非特此也其他年滿百歲者亦依此
法存恤○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淨業院漸次革罷已曾受教兩班婦人
夫死之後剃髮爲尼者欲全貞節不必棄家離族朋比庸尼群居於外
且住持之彌與僧無別尤爲未便理宜亟罷各歸其宗以全婦道其院

宇及所屬奴婢土田令該曹區處從之禮曹判書許詡啓願以淨業院
爲中部學堂仍給其居京奴婢若以爲其居京奴婢之數過多則分屬
養賢庫或加置北部學堂于此院仍屬奴婢 上曰淨業院本是佛宇
欲以修寺社將議諸大臣爲之奴婢則欲給 上林園後皆屬典農寺
居京奴婢四百八十四散在州縣者三千二十五口○十一月癸丑朔以
李均實知中樞院事李思任爲戶曹叅判李先齊工曹叅判金義之同
知中樞院事安進中樞院副使高得宗漢城府尹○乙卯論慶尚道監
司固城付處謹令乘傳及歲時上京見其父母慮有作弊驛路擇謹慎
人押送○丙辰議政府申 輝德殿朔望祭東宮親行則依 文昭殿
親享朔望祭例用樂從之○丁巳佛堂成設慶讚會凡五日而罷佛堂
制作窮極侈麗金珠眩目丹青耀日以絳綃裁縫被楹謂之柱衣以防
汚毀刻香木爲山安黃金佛三軀于其中其金佛安平大君嘗監鑄于
誠寧大君第今近仗具冠帶如衛大駕儀輿入于內 親賜觀覽然後
安于佛堂其築外垣時方凍列垣之內外燃炭以溫之須臾而燥宗親
大君諸君爭設日齋惟恐或後議政府左叅贊鄭奉兵曹判書閔仲提
調其役皆賜毛衣李命敏以督役超資授職奉仲初以政府六曹隨例

諫諍及承監督之命務極奢侈以稱上意識者譏之及作會命都承旨李思哲先期致齋于其所統察諸事又令各司長官親監供給饌品皆內厨饗人所辦與御膳無異又供外僧及杜長於佛堂外乾川一日所供不下七八百人所費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爲製新曲被之管弦樂器皆令新造以工人五十舞童十人預習之用以供佛謂之音聲供養鍾磬梵唄絲竹聲聞大內奉伸思哲朴堧金宇溫雜於群僧踴躍周匝不徹晝夜汗出渾身略無倦色命敏與一宦者宣言方精勤時出門願見舍利放光光如火焰中有白氣濃結滴落若真珠然聞者譏之曰誠有是歟何故在門外命敏獨見而堂內衆人未之見也會罷首陽大君圖慶讚會又製契文列書與會人名作軸分與之注書成任亦與焉首陽大君語曰汝謂孔子之道與釋迦孰優任曰孔子之道吾嘗讀其書粗知其義至若釋氏吾不嘗見其書未敢知也大君曰釋氏之道過孔子不啻霄壤先儒曰雖欲挫燒春磨無所施此未知其理而妄言者也○傳旨議政府今東宮代行宗廟臘享飲福於思政殿東壁西向坐交倚亞終獻官二品以上於西壁東向坐三品以下諸執事坐月廊何如又於六曹朝啓廳東宮坐東向西二品以上坐南向北其餘三品以下

諸執事於簷外設帳以次而坐亦何如政府啓曰思政殿則近於至尊之所不可張樂宴飲也若朝啓廳則本是卑下之地亦不可坐也仍舊於宗廟行飲福之禮可也○戊午議政府據兵曹呈申各色筒銃箭製造規式及銃筒放射機械之數肄習節次磨勘後錄上項銃筒機械軍器監及各營鎮以邊州縣各浦置簿新舊交代解由傳掌一各色筒箭筒箭會以木爲幹皮爲翎然木箭製造未易皮亦難得次大箭中箭小箭次小箭外細長箭次細長箭則今以竹爲幹羽爲翎試之矢及遠堅緻尤勝於木箭而事半功倍且羽翎製造便易今後依此例製造須用魚膠接翎一接翎及入鏃處勿畏桃皮鋪筋著漆于其上則歲月雖久不虫損不著蠹一年所用全漆亦不過三四斗須用全漆一各營鎮既有工匠製造軍器則銃筒箭勿令監鍊官監造分送見樣箭十各營鎮依樣製造然無課程則工匠必不勤業邊將亦不之察虛消日月實爲未便自今定其日課令各營鎮各浦工匠日課每月季報監司監司每三月計數啓聞每年終分遣軍器監官負點檢一前此各營鎮各浦口孑銃筒肄習只行於四孟月故銃筒軍未能孰習且各色銃筒並皆肄習則火藥難繼今後肄習時皆用四箭銃筒兩界則每月一度放十柄

其餘諸道則每三月一度放十柄一銃筒八箭銃筒四箭長銃筒細銃筒中小神機箭則兩界每年一度其餘諸道二年一度放射肄習一銃筒一柄八箭銃筒以下各五柄境內隣邑如有賊變邊將必率銃筒軍救援則本邑守城虛疎深為未便各官人吏日守官奴既無他役常不離官門而銃筒肄習亦一年不日之事肄習無難擇各官人吏日守官奴年二十以上者錄名置簿使之隸習年至六十勿令肄習各道監鍊官及觀察節制處置使等每當巡行察其銃筒火炮肄習之狀至殿最時憑考黜陟陵夷尤甚者啓聞科罪一銃筒肄習時非徒銃筒軍當番軍士並皆聚會藏藥打激木接箭及放射節次使得習見其銃筒軍傳習年以能任其職者各其道節制使處置使啓聞褒賞勸勵一銃筒發箭疾舒專在激木堅澗所係匪輕外方拙匠未知體制大小不中甚為未便京中磨造匠二人分送兩界使之傳習一倭客往來初面熊神鎮富山浦乃而浦益浦外各營鎮沿邊各官各浦赴防軍及當番人吏既為不計農月各供其役請令不拘農時銃筒箭製造一軍國重器各道觀察節制使及邊將等宜當盡心布置以備不虞不顧大體多端陳弊不能奉行甚為未便銃筒鑄造難多箭及放射機械未備則將為無用

今後其該用鐵炭等物監司曲盡指辦若節制使邊將不致慮者須即
啓聞 從之○辛酉 上謂承政院曰昔佛堂金鑄仁王佛彌陀三尊
與玉佛佛齒佛骨等法寶皆在焉然在牆內固無盜賊之虞今佛堂在宮
城外盜賊可慮元時以金為神主見偷于盜若佛堂金佛為盜所竊則
固不可也鄭奉以為左右設警守周回種荆棘以防盜賊或以為設鹿
角城或以為使人巡更予既從奉言將設警守其使人巡更難行於水
久鹿角城亦不得為長遠今欲以淨業院奴婢屬佛堂然所生繁息後
世難以遽革而永為佛堂奴婢弊將不貲昔革寺社奴婢只於兩宗量
給奴稱為房子今依此例稱照刺赤不過六人屬佛堂分番入直何如
爾等嘗與政府請罷佛堂然業已構成豈可視如他家之事不為保守
之計商議以聞左承旨趙瑞安等啓左右設警守周回植荆棘又擇各
司奴富實者六人定為照刺赤分三番直宿依闕內各色掌例給料遂
傳旨刑曹 文昭殿佛堂照刺赤八人擇京居奴富實者差定若有缺
更加精擇補之照刺赤掃除闕庭者彌也○議政府據禮曹呈申聖節
正至賀禮時儀仗並依迎詔及使臣迎接例從之○壬戌刑曹申長城
囚貴珍三犯竊盜寧邊囚義貞受賄故放強盜依律絞從之○三軍鎮

撫所請以豐壤縣入申山居叱乙山積城縣山泉站山城山注乙洞山
榛伐山直等洞山妙寂山高羅山禿干山自達酉山季只山井岳山所
伊山猪積山古邑洞山道峰山林堂山揚州洪福山達伊山長興山牛
塊洞山大毋城山允金陵洞山寺洞山山幕洞山大郎洞山西乙谷山
抱川縣無屯山注葉山熊前山加平縣於里內山馬山全佐山所也洞
山松峴山深谷山原平府高嶺山中山高陽縣惠陰山大慈庵山末叱
山廣州李夫山榛伐山胎藏山儉丹山青溪山鞋掛山爲講武場兵曹
啓上項諸山內除舊爲講武場外其餘諸山亦並禁伐木則京城近地
樵採無所弊亦不覺令所在官依東西郊例只行禁獵從之○議政
府據兵曹呈啓諸道驛吏每三年一成籍青坡盧原兩驛以城底十
里獨不成籍實爲未便今後依補充軍成籍例令漢城府每三年推
刷驛吏及助役百姓子枝年歲詳加檢覈并錄其逃亡物故之數成籍一
件置漢城府一件送兵曹從之○癸亥世子視事知司諫盧叔全申
監司兼牧有弊請罷之世子曰初定此法不無駁之者予將啓達○
刑曹申鴻山縣凶強盜鄭安石等二人依律斬從之○轉運色提調
啓平安道糧餉不可不畜然自海州槌串至于黃山浦陸輸之弊不

費黃海道田稅自今年輸納黃山浦其道私畜米穀者亦許納黃山換
給京倉米穀則自願納穀者多而平安道漕轉無破船之患矣且自黃
山至于平壤大同江皆以私船漕轉每百石船價七石虛費實多請令
平安道造漕船二十艘於水邊州縣分定水夫令右道水站判官兼管
檢察下政府議之政府啟正統十二年受教黃海道軍資輸納中和郡
以次移轉然中和倉庫不牢固自今黃海州縣近平安道者其田稅自
己巳年始直納平壤其餘州縣田稅依所啟輸納黃山漕于平壤其換
穀造船之事有弊不當舉行從之○甲子傳旨禮曹繕工監副正以上
官員分掌佛堂每歲春秋知工曹承旨與繕工提調檢舉修葺○乙丑
傳旨議政府世子十九日臘享 宗廟二十日二十一日又行別祭于
文昭輝德殿然則十九日亦齋戒也東宮行飲福無奈不可乎姑停飲
福待別祭畢後二十一日東宮在闕內率宗親飲福三祭享官於政府
行之何如僉議啓 文昭輝德殿飲福固無前例不可並行且古有不
留神惠之文 宗廟祭後三日飲福不可也其日還宮後亞獻官以下留
在 宗廟暫行爲便○丙寅召議政河演贊成朴從愚金宗瑞參贊鄭
萃鄭甲縣謂曰營建宅舍者爭尚侈大故隨品定制大君六十間諸君

及公主五十間二品以上四十間三品以下三十間以此立法後制度尚有完壯者於是又定尺寸公主以上正寢翼廊梁長十尺棟長十一尺柱高十三尺其餘間閣梁長八尺棟長九尺柱高七尺五寸後臨瀛之第加造二間予以爲法不可違也即令撤之申子敬子及朴實妻之家皆以過制見壞然今詳其制梁長八尺柱高七尺五寸則雖平人之家尚有狹隘何以容處永膺大君晚生之子親自鞠養甚愛之曾爲買宅一區亦足以居不欲別建第宅今繕工提調請曰佛堂餘材勢將朽腐無用宜構永膺之第九人意料大過人君心所未萌之事先自臆度今改定梁柱尺寸則必曰將營永膺之第故先改此法耳今將改之歟抑仍舊歟嘗議于政院皆曰士夫之家遵用此制已久不可遽改其言然乎從愚以下皆曰臣等嘗聞閔義生爲禮曹判書議立此法妄度詳定耳宗瑞曰政院所啓不然諸承旨之家固未必依此制營構矣演以嘗與議此法無所言既而啓曰永膺大君年齒既長未有第宅亟令營建宗瑞曰諸大君既皆有宅而永膺獨無固爲不可所買李皎家基間在閭閻地且傾隘又近於市喧擾不靜以上林園之地并睦進恭家營構爲便 上曰欲於李皎家基營構前此爲營諸子第宅多壞

人家取人譏笑實多然每思之其令王子出居門外乎勢不得已耳基址徐嘗議定未幾李賢老啓地理之勝無如北部安國坊洞遂以為定九撤人家六十餘區○議政府請都城分付州縣若類圯則輒令修築上謂河濱等曰分付州縣修築則遠方之民往來頻數必有怨咨茲諸司奴及宗親宰樞品從修築何如演曰諸司奴肄率皆孱劣防牌六十力役亦多推出品從亦幾多乎此皆不可雖分付州縣若不類圯終無修築之勞宗瑞曰分付州縣實長遠之策也 上曰當從僉議○已巳傳旨吏曹會下旨慶源慶興被選子弟初授從八品今後非獨被選子弟以至甲士成衆官吏典蔭取才文武雜科出身應授正九品以下者及別例初授職者皆授從八品應授權務者亦必階皆從八品前此咸吉道人應授權務者階則從九品今後雖權務階並皆正九品○庚午禮曹啓定 世子代行祭飲福儀前期忠扈衛設 世子幕次於齋宮之南西向隨地宜 世子座於幕次當中交設二品以上獻官座於幕次內近西分左右方薦俎官以上座於南行方設諸執事座於庭中南北相向異位重行單席六品以上為一行又設副知通禮及典儀位於庭中在南北向通贊奉禮郎差退獻官諸執事拜位於庭中東

向南上每等異位重行設門外位於其西司尊設尊於次內近西東向
時至群官以時服皆就門外位官官及侍衛之官俱詣齋室奉迎世

子時服詣幕次座繳扇侍衛如儀奉禮郎分引群官入就拜位典儀曰

再拜通贊唱鞠躬再拜興平身群官鞠躬再拜興平身以次各就座司

饗副提調以下後倣此進饌案執事設羣官卓司饗進湯執事設群官湯司尊副提

後調以下倣此酌酒捧盞跪進執事設群官酒每司尊進盞執事先行群官酒舉訖次進湯進

盞並如上儀酒行五遍訖司饗進撤案執事撤群官卓奉禮郎引群官

俱復拜位典儀曰再拜通贊唱鞠躬再拜興平身群官鞠躬再拜興平

身副知通禮進當座前俯伏跪白禮畢俯伏興還本位奉禮郎分引群

官出世子降座還齋室繳扇侍衛如來儀○議政府啓都城周圍以

營造尺量之凡六萬八百九十二尺八寸除徭役繁重京畿及行城造

築防禦緊要平安咸吉道外各道州縣民戶多少兵曹工曹禁火都監

同加磨勘分定尺數置簿各於分受處如有頽落則禁火都監檢其頽

落尺數量其修築軍人之數傳報該曹啓聞行移當該州縣官農隙抄

軍押來修築禁火都監專掌檢察永為恒式從之○辛未世子代

行臘享于宗廟以別祭齋戒不行飲福禮○壬申世子代行別祭

于文昭殿○聖節使李邊還至義州使通事姜文寶馳啓 世子冕
服依事自言于禮部尚書答曰回去計較再奏來○癸酉 世子代行
別祭于 輝德殿○召河演皇甫仁朴從愚金宗瑞鄭奉鄭甲孫曰前
此世子冕服將欲奏請大臣皆以爲不可寢之然曩者金何之往禮部
尚書有勉圖之語李穰之往尚書問奏本有無今尚書亦謂李邊曰回
去計較奏來尚書之言似若致慮况今 皇帝矜恤小邦尚書亦爲扶
護若欲奏請舍此機何以哉若失此機後世必以爲祖宗所不許拒之
尤固其時尚書亦不如今日之尚書得請亦難前旣不得矣今又請而
不得又何害哉將欲使壽春君赴京以請何如僉曰觀尚書答李邊之
言非助我也實拒之之辭也不能遽絕故云耳然旣以洪武時無例而
不允又曰回去計較則無乃欲使我較其是非知其不可而不爲乎大
抵臣子之於君父有不得已痛憫之事則期於得請可也此是望恩澤
旣未蒙允而強請無乃不可乎奉曰姑待李邊之來審問然後更議僉
曰雖更議臣等未敢以奏請爲是也宦官田昫入啓 世子再引見演
等于議事廳又命都承旨李思哲往議于領議政黃喜第○甲戌議政
府據刑曹呈啓正統六年受教遼東護送軍義州貿易之時以本國不

產金銀珠玉寶石等物放賣出境者依續刑典騰錄客館潛用金銀者大
 懲而咸吉道無禁防故潛以上項等物賣於野人者或有之自今監司守
 令嚴加檢察如有犯禁者依平安道例大懲不能檢察守令依律論罪從
 之○刑曹申典獄囚將軍報息囚內隱同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議政府
 據戶曹呈啓巨濟縣邈在海島防戍最緊縣之人民馱載田稅遠輸忠州以
 此防戍疎虞實爲未便今後直納縣倉以備軍需從之○乙亥賜投化倭護
 軍藤九郎米酒鹽醬魚肉○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平壤咸興土官正五品准
 朝官承訓郎從五品准宣務郎正六品准務功郎從六品准啓功郎正七品准
 通仕郎從七品准承仕郎正八品准從仕郎從八品准將仕郎平安道人曾受
 土官者則初授京職時准此例若咸吉道人則初授京職時應授從九品者
 從仕郎曾授土官從八品者亦同應授正九品者承仕郎曾授土官正八品者亦同應授從八品者通
 仕郎曾授土官從七品者亦同應授正八品者啓功郎曾授土官正七品者亦同應授從七品者務功
 郎曾授土官從六品者亦同應授正七品者宣務郎曾授土官正六品者亦同應授從六品者宣教郎
 曾授王官從五品者亦同應授正六品者承議郎曾授土官正五品者亦同應授從五品者奉直郎
 應授正五品者通德郎慶源慶興人則學生及應授正九品以下者曾授
土官正八品以下者皆同依會降教旨陞授其應授正九品以上者與他土官同從

之○丙子諭咸吉道監司王息之族金思甫居吉州年老復戶完恤○
下兵曹正郎李賢老佐郎尹培宦官崔浥于義禁府又下兼判兵曹事
南智判書金世敏參判金鉉參議趙順生知事鄭而漢鞠之賢老姦詐
交結宦者崔浥浥以兄甲士崔淳及其族兄金自麗囑之賢老培妄稱
仕多矇矓申達陞授八品○己卯聖節使李邊來復命○庚辰司憲府
啓兵曹官吏在喪未終制金俊授於蘭浦萬戶以一番甲士副司正咸
克明擅移二番陞授司正皆係除授大事請令義禁府并鞠從之○傳旨
義禁府兵曹堂上所犯甚重然當歲時不忍繫獄自今日至于正月
初一日放出初二日還日之○傳旨戶曹各道各官本宮長利雜穀十三
萬七千七百七十六石及甘露檜崗寺奴婢身貢雜穀八百八十六石
並入其官國庫錄于會計以忠清金羅道田二千結屬於本宮

世宗孫惠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二

並入其官國車議于會信必功前金羅道田二千餘畝于本宮

萬二千六百六十四又廿餘畝前寺後殿東面餘地八百八十六畝

同日郊出師二日並日之○軒首氣曹合並各官本宮身師錄十三

更祭神其曹堂工外外甚重務當知者不易須知自今日至七月

○與外同寓於

○與外同寓於

○與外同寓於

○與外同寓於

○與外同寓於

○與外同寓於

○與外同寓於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三

三十一年大明正統十四年春正月壬午朔世子率百官行望闕禮停本朝賀

禮百官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及方物○曲宴于內殿世子及宗親二

品以上侍宴宗親三品以下文武堂上官以上及耆老宰樞皆賜宴又

饋倭野人于弘禮門左右廊○癸未量移譙于京畿龍仁縣○甲申遣

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平安道命都承旨李思哲餞于慕華館築行城自

理山郡央土里至渭原郡石築七千四百七十八尺削土一萬一千六

百六十尺設柵四百尺置關門于央土里築煙臺圍八十八尺役本道

軍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七人二月初十日起役至三月初六日而止以

里計者十里二百七十步四尺○賜野人都萬戶童吾沙介衣帶鞍靴

繖布以嘗徙居婆猪江今復歸順也○乙酉傳旨春秋館前撰高麗史

失於疎略令更撰之遼賜世子冕服之事又逸焉今復離校雖一字一

事脫漏而可改者並皆付標以啓○丙戌以閔仲爲兵曹判書朴仲林

兵曹參判李思任工曹參判李先齊戶曹參判金院之兵曹參議申貴

僉知中樞院事朴仲孫守司憲執義金守溫守兵曹正郎守溫以兄僧信

眉之故特命除政曹又以兀良哈指揮林多陽可爲副萬戶○丁亥司

憲府啓今以朴仲林爲兵曹參判金守溫爲正郎臣等以爲仲林認宗重孫之奴爲已奴使之變易父子紊亂綱常今拜政曹堂上甚爲不可且守溫訓之子也訓父遭喪在永同訓自沃溝道經而不入見來至京城不即肅拜潛謁 恭靖大王被不忠不孝之罪如此者之子孫用之亦足矣今又使任政曹如是則後人何所懲戒請皆改之 上曰若等之言然矣然予自少知仲林之爲人其心固不以他人之奴爲已奴變易父子者也必陷於姦奴所欺但其終義禁府推鞠時堅執不悟爲非耳然此非永不叙用之罪也守溫之事曩昔不忠者子孫弟姪並禁錮其後大臣國人皆曰不可連坐或啓於輪對或有上書言者又因政府之議並令許通守溫亦於此時始得赴試既已登科授以此職又何不可遂不允○戊子田制詳定所都提調河演啓京畿田制不明國庫虛耗職此之由須及今春分其田品若以爲民間貧乏供頓爲難則書負色吏皆以國庫支給庶無民間騷擾之弊提調金宗瑞鄭麟趾鄭奉尹炯啓去年京畿不稔今春民生貧乏書負色吏廩給雖出於公其他差備各人支持必及於民不無騷擾之弊姑待秋成更議施行 上從宗瑞等議○己丑兵曹參判朴仲林辭職 上曰毋嫌憲府之言就職仲

林啓臣罪既重蒙宥且速得然六曹臣之荷恩殆難罄言今又特陞二品俾受政曹不肖之資濫受重任若又見敗恐負 聖恩耳非以憲府之請爲嫌也○司憲府復請朴仲林金守溫不宜政曹不允○庚寅司諫院啓朴仲林曾以一奴之故遂犯重罪古人云一介取予千駟萬鍾係焉此雖一奴原其情則甚爲貪污將此心以居政曹豈合於理金守溫不忠者之子請並改之不允○辛卯司諫院又請仲林守溫之事上不答仍謂承政院曰予疾作有日不能悉答爾等知此意待吾疾瘳以啓○刑曹申忠順衛陳敬直竊赴防甲士姜倫告身冒受月俸律該杖一百刺字 上以功臣之孫免杖但刺字付處外方○世子引見同副承旨李季甸曰前此工商賤隸皆用於流品近加設上林園之職且別其散官之號以授之但其司直司正之號與流品同若私賤得司直司正而其本主反不若其奴之職甚爲未便故使私賤之職不過九品然或因特旨得司正司直者有之或積其功勞當授司正司直者處之爲難欲於上林園改司正司直之號與流品不同自無嫌矣如此則私賤不必限九品也今改稱司慎司謹司順司信何如李甸與諸承旨議請改司直爲管事副司直爲副管事司正爲典事副司正爲副典

事從之○甲午世子視事右贊成金宗瑞申向化野人既受爵祿無所
統攝常與其黨聚會飲酒因以鬪爭或殺傷人物臣等與禮曹議區處
之術咸曰依甲士例令屬各衛計其仕到陞授職秩似爲便益且令此
輩兼司僕未便童羅松介本無才能而位至僉樞金古道介以其祖至
誠歸順特除僉樞然有惡疾中樞諸臣同坐共食咸以爲難請並除行
上護軍禮曹判書許詡曰其四品以上人令與上大護軍同入番五品
以下除巡綽等事分屬甲士仍錄功課其勤於侍衛仕到多者陞職不
勤者降職則自有勸懲之心而觀感變化矣其傑黠終不順者遣還本
土世子曰所議允當予將啓達○上謂承政院曰稱父母妻子兄弟之
病啓請鋪馬者頗多其禁斷之術商議以聞左承旨趙瑞安曰果有鋪
馬濫騎之弊稱父母有病乘傳而行者多矣未見其父母死者也雖近
侍之人既受祿賜上恩固厚當父母疾病騎私馬以行何有不可並不
給傳便上曰若集賢殿臺諫因父母疾病往來者固當給傳其餘
勿許可也親父母有疾急急來啓人君聞之其忍不許乎爾其知之○
刑曹申公州囚強盜白同等十人依律斬遂安囚良女卜真謀殺夫凌
遲處死從之○丙申月食○丁酉司諫院請朴仲林金守溫之事不允

○移配譏于驪興府○已亥司諫院又請仲林守溫之事 上曰仲林之事予既言之更無所言守溫則今政曹臺諫堂上官豈無如此之人乎且古者罰不及嗣如此來請甚爲不可遂不允○世子引見義禁府提調李孟畛等議兵曹官吏之罪仍命堂上之罪俱以對制上書詐不以實律改照以啓金世敏金鉞鄭而漢在獄中上書曰臣等伏念 聖上至仁慎刑之意雖於匹夫匹婦慮被誣妄一笞一杖不敢輕易施行臣等於崔淳金自麗等事覺舉之時只疑誤錯初不知尹培用意所爲豈有隱諱數同之理哉今義禁府各月推問臣等不知之情具在供辭至於決罪取招不更推問預書招辭以爲尹培用意辭因匿不申聞矇隴申達緊關到多二字不書泛稱新司勇沒實數同申聞使之署名臣懇辭不服承旨曰此招非吾所爲不得更改署名則署不署則否臣等皇恐 上鑑不敢違拒署名誣服伏望 聖慈施行 上即以是書示孟畛等仍曰兵曹悉知尹培所犯而欲其不露不即啓達故爲稽遲以此取招何如僉曰如欲取此招則何難然須用刑杖乃可取也 上曰然則宜以詐不以實律照得以啓○重設慶讚于佛堂四日而罷○庚子司諫院左獻納趙白珪啓昨聞 上教退而考之但李之直曾受不

忠之罪其子孫見用至爲堂上官然之直爲諫官言事錯誤固不與金訓之罪同科 上曰之直以何事受何等罪乎白珪曰未敢詳知 上曰金訓其初受罪時有司以不忠論請 太宗特以出使不復命律斷之又使從便且 恭靖王與 太宗略無纖芥嫌隙之心金訓雖謂 恭靖王固非背 太宗而從 恭靖王也已亥年間李迹私請將帥使赴東征事覺予使之籍沒家產定爲官奴然尋使從便此豈不忠之例乎予意以爲金訓家產欲追給之且諫官言事則事之首末固當細推而言何故昨日有問對以不知今日有問又對以不知乎爲諫官者尚且如此乎予即位三十餘年未聞如此可笑之言也予反赧顏白珪乃退○辛丑議政府啓江原道失農民生艱苦請停東宮講武 上曰今者東宮亦請勿行予已責之講武 祖宗成憲以予疾病不得親行者累年以故事多日非講武不可不行也且軍士觸冒寒暑身自熟習庶知軍旅之事也予以爲東宮不爲則欲使臨瀛大君翼峴君及兵曹堂上都鎮撫率軍士訓練何如僉曰稱講武而使大君諸君代行有違大體固不可也 上曰予之欲以大君諸君代之者以昔 太宗講武時放鷹於利川等處而使李叔蕃率軍士獵於廣州等處故耳今日不可

是也仍傳旨兵曹今春等東宮代行講武改以豐壤等處其江原道講武諸事勿令預備○癸卯司諫院上疏陳時務一各道監司兼牧之法其弊非一大抵界首官地大民稠庶務浩繁牧使判官分掌治之尚不暇給今監司兼牧巡行無暇雖當在牧道內公事未有餘力兼牧之事豈可望洽於是一州庶事盡付判官雖無餘事力有不贍况監司兼州號稱本管各道進上都會于此判官專掌夙夜未遑又有京來大小使臣道內別常差使負以公事相接會于監司輻輳並臻靡日有歇首領官檢律教諭譯丞亦在是焉朝夕寒暄禮謁祇待判官一身鞅掌奔走又不暇焉何及於民事乎由是事無大小盡付監考色吏姦猾弄權浚民膏血無所不至民之困瘁可勝言哉其弊一也上項使客及監司首領官隨從伴黨營吏驛子常不下數十人支持之須其費不貲一州公須必不能補其萬一則將斂民以供辦若據平壤咸興之例給以廩餼則耗費國諸此法之立公私有損其弊二也大州兼縣多至十餘少不下五六兼縣還上判官不能親往捧納沂聞監司使隣境守令兼督之隣境之守令其官而治他州之事其州判官至以錢穀之重付之他官政體乖方非所宜也其弊三也千室之邑一人治事稍緩錯誤十常

七八爲監司者所當糾理然監司旣爲兼牧則其責亦有所分安得掩覆己過而歸罪於佐貳乎由是爲判官者無所忌憚煩劇之事益以不治其弊四也監司兼牧挈家赴任久居所部人情顧戀勢所必至大抵褒善糾違激濁揚清便於初志之說而難於淹久之餘前朝按廉六朝之法豈無其意且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監司久任慮有鮮終之患其弊五也今國家允父母妻父母在道內者不許除拜其道監司首領官又曩歲監司首領官之妻有因歸覲沐浴等事其道往還者有司痛治不怨豈非賄賂之行干請之屬有所托歟今監司親率妻孥留居部內至于三期子督弟姪歸覲問安往來不絕經過州郡支待饋遺弊不可言豈唯此也歲臘俗節道內親屬其不往謁乎聯戚守令不通問遺乎若爾則賄賂其不得行乎干請其不得入乎乃何國家之法詳於前而略於後耶其弊六也咸興平壤詞訟不繁兼牧之官公事淹滯不至若是而監司挈家久任之弊豈無可言者歟臣等願革監司兼牧之法復立各州牧使之官以除生民之弊以嚴彈糾之法一續典一款節該兩班婦女皆乘有屋轎子不能備者四品以下之妻路次乘馬其婦女之不得徒行明矣而徒行之禁未立故雖士大夫之妻貴族之女徒行

街路恬不爲愧無識之徒或比肩以行或走馬以觸與庸人婦女無異誠爲未便且婦人無外事今京外兩班婦女或稱香徒或稱神祀各賚酒肉公然聚會恣意娛樂有累風教又於行幸及中朝使臣來往之時行廊與緣路各處浮階結幕或升墉或攀樹下箔以觀男女雜遝靦面無恥非唯取笑於上國抑亦有乖於婦道臣等伏望特令禁斷以正婦道一凡許誤決者必其情理迫切不得自伸者也待其等官吏適畢然後得許故雖甚冤抑者至于累年未得許究雖憲府受狀還送其司或前決之人還拜其司或其司之官戚聯前官或文券之內有祖父伯叔兄弟甥舅之署則並稱相避必待其官適代然後聽理迂延淹滯經歷年以文案遺失證佐物故不得改正其無相避者或牽於交承之分以爲今遽改正則前官得罪或怵於利害之情以爲前決者蓋因情勢所不得已則我亦何必改正而取前得者之怨哉一有不顧勢利徑情而行則毀言日布未久而罷者容或有之由是豪勢幸勝寡弱負屈是非顛倒冤抑莫伸腐心鬱結致傷和氣近聞呈誤決送都官者幾至六十餘道淹延未決或至二十餘年近者不下七八年訟究之人未有得伸者誤決之官未有受罪者其有改正則不過曰公錯之事已經赦宥而

已官吏何由而懲乎冤抑何自而伸乎臣等願別立誤決辨正色有呈
誤決者憲府移送其色即令三省各一與義禁府提調一郎廳二交坐
辨正須即決遣具由以聞其妄告誤決者知非誤決者依己立條章痛
治不恕則冒濫之訟庶幾自止貪軟之吏庶幾勵矣一設科取士國之
重事不可不謹往者卞季良以典文衡深見科場之弊每以講經之非
切切於獻議一以製述取士近年以來應舉之士全尚文詞不務實學
國家患之復使講經是亦權時之宜不得已也如不得已而爲之則禁
防之法不可不嚴也大抵人情易生於目接之際試官之於講生既知
姓名而與之相對則不得無愛惡之情況其所知者乎况其有舊者乎
况親屬與權勢子弟乎雖心堅不撓者不能不爲之少變此心一變則
好惡其得不偏乎取舍其得無私乎齊宣見豐鍾之牛而易之以羊夫
牛與羊也同是無罪之物而生殺之心頗異者無他見與不見耳禽獸
猶爾况人之於人其情尤切乎臣等願試官講經之時設紗帷於前臺
省官分坐內外入門官在外門外抽柱呼講生姓名入坐惟外使試官
不知其姓名不接其容貌講經後即以通否柱出示于外使講生手書
通否署名然後又以其簿入告于內以驗真偽如此則無面對人情之

弊講經之法庶幾公正矣且曰此法爲難而不可行則製述試取之時
已有縫繡易書之法獨於講經隔帷何憚乎或曰雖在帷外聲音之接
豈不相知乎然其聲音豈使試官盡知之乎伏望嚴立此法以昭正道
一元吏典一欵節該守令各任一州戶口多寡錢穀出納靡不周知以
均賦役乃其職也今也巡問按廉慮守令之私其邑也調兵南郡則必
使北郡之守督之南郡之宰調兵北郡非止調兵九戶口點檢軍需轉
輸民不堪苦自今守令不許出境專治其邑誠爲令典不可易也今也各
官國庫其官守令不得擅必與差使負開閉此法之立其弊多端各官
國庫米糧雖無不時之需教官學長之廩月常支給故各官守令每月承
差轉轉監督此月盡馳而東翼月則盡馳而西驛路騷擾未有休息其弊
一也各道出納米穀內常時支給與賞賜賻給等事雖其稽緩無有巨弊以
慶尚一道言之若倭客賞給米穀則或客人至浦所後戶曹勘合文移乃到
其官而監司巡至遠郡則其官報監司監司定差使負其官據監司之文知
會後差使負乃到支發如此往復動經旬月如值雨水日數倍加客人留
浦虛耗國廩其弊二也立法本意專在那移出納然今日則東郡之守開
西郡之庫明日則西郡之守開東郡之庫互相監督不月不歲視爲常事

莫肯致慮通同相應勢所必至倘有公須罄竭而使客適至義倉匱乏而居民阻飢則未有不應那移之請者也然則徒有煩擾之弊實無裨益之效其弊三也守令分猷分念出宰百里其任非輕兵徭刑訟賦稅科歛一邑重事皆委守令至於義倉之穀非爲私物而亦使其宰出納獨於國庫不信其宰必令他官一同開閉於彼則信而任之於此則疑而二之彼此不一大體乖疑其弊四也臣等伏望一依元典守令專治其邑不許出境之法復令各官專掌國庫獨任責效其有那移耗損者依法痛治庶幾委任專而人人自勵民弊祛而國儲不耗矣○甲辰議政府申繼母未分婢子作妾所生依親母未分婢子作妾所生例屬補充軍從之○丙午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禁制條件一九升以上衣服及紗羅綾段綵絹囊子護膝真絲帶狝皮靴流品朝士衣冠子弟成衆官外痛行禁止一兩班婦女及女妓外勿用紗羅綾段鞋男人皮草鞋則勿論尊卑禁止一各殿各宮別監小親侍及典樂署樂工常時則通著直領映注音帖裡差倫時則著團領外方鄉吏著直領京中上林園別監隊仗隊副武士庶人外方日守兩班工商賤隸通著直領映注音帖裏一流品朝士及衣冠子弟成衆官笠子頂竹之數三十以下平行之

數十四以下其餘各人良賤頂竹之數十五以下平竹單七以下通着

坎頭一大紅染外衣大小朝士已不得穿著今後兩班婦女外衣庶人

賤口男女内外衣服並勿用大紅色只用桃紅粉紅始明年禁之○金

海任内熊神縣人許仁甫等請別置縣不允○議政府據戶曹呈申各

道州縣所在本官雜穀既已並入其官國庫請以忠清全羅道人吏位

田假屬軍資者擇二千結屬本官每年收稅漕運納于内需所從之○

丁未世子出右華門外幕次受朝參其儀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

次於勤政門外庭之西在永濟橋北道西東向有司設座於次内當中設香爐

二於座前左右其日典樂署典樂陳樂於永濟橋北道東近西吹西向

樂司僕少尹陳鞞馬於道西一匹當中又陳鞞馬於道西左右用大儀仗則各

三匹西向用小儀仗則各二匹西向俱西上典儀設文官二品以上位於永濟橋北道西近

北三品以下於道東宗親及武官二品以上位於橋北道西近南三品

以下於道東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相對為首宗親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一品

之前諸邦客使來參則設位後使在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西向副知

通禮典儀位於文官西北西向通贊奉禮郎在北差退南上又通贊奉

禮郎位於武官西南西向北上奉禮郎設門外位於直房前文官在東

宗親及武官在西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宗親別設位如上儀若

西直房初鼓兵曹勒所部屯門列仗若日本使野人酋長來祭則用大儀仗

近南宗親及文武百官以常服俱集直房若客使來二鼓宗親及百

官皆就門外位官官及侍衛之官官官如翊衛司司辭司僕之類俱詣閣

奉迎副知通禮詣閣外俯伏跪贊請內嚴三鼓奉禮郎分引宗親文武

三品以下由東西偏門入就位副知通禮白外備 王世子具常服出

繳扇侍衛如常儀將出右華門樂作 王世子詣次即座繳扇侍衛如

常儀陽轍在座前當中雀扇分左右俱西向青扇分在座後樂止官官

及史官分左右俯伏於次內座前分左右西向相對為首奉禮郎分引

宗親及文武二品以上由東西偏門入就位客使來祭則典儀曰再拜

通贊唱鞠躬再拜興平身宗親及百官鞠躬樂作再拜興平身樂止奉

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客使來祭則先引出副知通禮進當座前俯

伏跪白禮畢俯伏興還本位樂作王世子降座繳扇侍衛如來儀樂止

奉禮郎分引宗親及文武三品以下出○義禁府啓崔浥贈法帖于李賢

老尹培請以新甲士崔淳金自麗陞職培從其請潛使本領呈手本乃

申曰淳自麗皆到幸而於都目遺忘不薦遂陞副司正後知到多

二字為非而削之更申曰都目磨勘時脫漏不書及憲府推劾毀到事
申達單字以滅其迹宜照以矇矓奏准詐偽制書專擅選用棄毀制書
等律皆斬浥亦當斬南知金世敏金鈿趙順生鄭而漢以堂上官於除
授之際懵然不察罪該杖八十又世敏鈿而漢覺舉申聞時匿培詐偽
當按以矇矓奏准律然自覺舉宜以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賢
老已知培情狀不告堂上以致矇矓申達亦該杖一百徒三年安完慶
以知曹承旨於矇矓申達之時不能分辨罪該杖八十徐盛代以傳令
內官聽浥囑辭下批前問淳等受職與否於完慶照漏泄軍情大事律
斬淳自麗以詐假官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啓曰金俊於母喪三年內
通書世敏求官職世敏授於蘭浦萬戶智鈿順生而漢賢老聽世敏之舉
敷同薦用世敏以矇矓奏准律斬智等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俊匿
不舉哀律杖六十徒一年 上命世敏只收告身外方付處鈿外方付
處順生而漢賢老罷職智但罷職完慶勿論培減一等杖一百流三
千里淳自麗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盛代減三等杖一百浥減二等杖
一百徒三年俊依所啓施行○司諫院上疏曰朴仲林冒認丐乞之童
欲為其奴使奴金三詐稱己子訴于刑曹陰誘諸證誣惑官吏亂入父

子敗毀綱常其心固為姦譎及移義禁府特命大臣同三省鞫問又遣
近臣監之無異親聞固宜首實反堅姦計終不輸情姦巧莫甚以此莅
官餘可類推政曹之任豈稱輿望至於守溫之事今考其父訓罪案永
樂十七年十一月日司憲府狀內節該金訓為沃溝兵馬使遭祖母服
告暇不奔其喪擅自上京不行肅拜潛隱其家密事 仁德殿使妓妾
進豐呈頻受賜物其懷二心而不忠之跡著矣且其父丁憂在永同縣
過行不見其忘親不孝亦甚矣臣子而背君忘親罪不容誅當時臺諫
刑曹請置於法 主上殿下以好生之德特垂寬典只令決杖付處罪
甚重而罰甚輕為臣子者莫不痛憤金訓不念 聖上好生之德保全
之恩乃與李迹林尚陽等通同相應又令其子松年囑於李從茂率行上
京私結權貴再干邦憲是乃自速天誅也伏望 殿下依永樂十四年
十一月日特降教旨不忠金訓及黨不忠李從茂李迹林尚陽徐省等
依律施行以正綱常以戒後來金訓籍沒家產定屬官奴李從茂徐
省外方付處李迹林尚陽廢為庶人遐方付處永不叙用臣等以此姦詳
訓之不忠不孝情狀明白再受重罪籍沒家產身屬官奴其薦拔人等
亦受重罪有至永不叙用者其子守溫所當橫任不叙坎軻終身特承

殿下再造之恩許通仕路至於登科名在仕版固踰涯分今拜政曹實
駭見聞伏望 殿下擴揮剛斷收仲林守溫除拜政曹之命以勵士風
以正綱常 上曰疏中言 主上殿下者何所指乎予未喻其意也其言
永不叙用者又指誰歟獻納趙白珪啓曰臣等據當時憲府疏謹錄以
聞所謂 主上殿下乃疏本文非今日臣等之言也永不叙用者林尚
陽李迹也 上曰若等舉故事爲言若此者皆欲廢錮乎白珪曰若無
文籍不知罪名者則已矣既有文籍可考則不得不爾也命盡召諫官仍
謂白珪曰予謂不忠之人非一而獨舉守溫爲言何哉白珪曰往者李
之直之事但聞失言而受不忠之罪考諸文籍又不得其事故未敢更
啓且不忠之人不爲不多但今守溫爲政曹故言之耳 上曰守溫受
職既久憲府前此亦以爲言若等何不於是時爲言而至今乃言乎白
珪曰其時憲府進諫故臣等咸謂憲府之得請不敢一時並言佇待俞
音憲府終不得請故來啓耳俄而右司諫河潔知司諫盧叔全右獻納
金得禮右正言金瑞陳亦至 上教潔等曰唐初輕用謀反之律 太宗
非之我 太宗之時法官亦用此律洪居安不及進膳論以大逆 太
宗非笑之今予問李之直之罪白珪不能對以不知之事進言於君豈

諫官之體乎如此而無所愧怍是外示公義而內懷姦巧也今同副承
旨李李甸開論索等遂辭職不允○司憲府啓除授官職國家重事本
兵曹官吏之罪不全科判決深以爲嫌頃者安崇善作罪本府請全科
斷罪 殿下不從崇善旣免其死故不數月有此事况此非暗昧難知
之事其故爲誣上之意昭然明著非但一事且至二三尤不可不全科
罪之也 上曰若等據法以請固當矣然不可殺也又不可加於此也
又啓曰近者李純之黃守身安崇善相繼犯罪皆不依律科罪故執政
之官無所畏懼乃至如此 上曰此人等死罪且至四五若等之言固
當然近日犯罪減等者非一獨於尹培豈可一一從律乎固不可殺也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正統五年七月受教節該大君公主家正寢翼
廊梁長十尺柱長十三尺然大梁則十尺過短小梁則十尺過長且柱
高十三尺亦爲過長至於各品家舍正寢行廊尺寸無等實爲未便今
更詳定大君六十間內樓十間正寢翼廊西廳內樓內庫每間長十一
尺廣前後退並十八尺退柱十一尺有遮陽斜廊長十尺廣九尺五寸柱
九尺行廊長九尺五寸廣九尺柱九尺公主親兄弟親子五十間內樓
八間正寢翼廊西廳內樓內庫每間長十尺廣前後退並十七尺退柱

十尺正寢翼廊西廳內樓有遮陽斜廊長九尺廣八尺五寸柱八尺五寸行廊與斜廊同宗親及文武官二品以上四十間正寢翼廊西廳內樓內庫每間長九尺廣前後退并十六尺退柱九尺正寢內樓有遮陽斜廊長八尺五寸廣八尺柱八尺行廊與斜廊同三品以下三十間內樓五間間閣尺寸與二品以上同唐人十間內樓三間每間長八尺廣七尺五寸柱十尺五寸從之○戊申世子視事後詣闕引見左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等宣上旨曰厥初造楮幣之意欲以通有無且利權在於上也我太宗之時用楮貨未久而罷近日復用楮幣慮不興用欲設禁防政府曰不必立法自然興用今聞民不樂用如之何演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米價湧貴故如此耳期以永久時和歲豐則自然興用矣宗瑞曰初用楮貨之時臣及見之用布之餘遽令用楮貨故民頗不樂至十年之後人始興用今又用銅錢而用楮貨故民不樂用此事固不可刻日而遽令行之也且各司收贖徵關皆以米布與紙而不以楮貨故皆不以爲貴也演曰別立都監允各司收贖徵關悉令送于都監何如萃曰臣聞商賈之言曰楮貨之用於民無大害於國亦無大害但奉法官吏允徵贖皆以雜物而不用

楮貨如漢城府商買行狀之稅若納楮貨者則奄延委置不即出給故
爭以雜物輸納此官吏先自毀之也徵贖等事今都監皆收楮貨宗瑞
曰雖設都監其使令必不能一一徵督令各司自徵送于都監甲孫曰
漢城府徵私債皆以楮貨徵給何如宗瑞曰貧民一斗之米悉以楮貨
徵給則誰肯見貸乎但以遠負債未能償還者以楮貨徵給為便世子
又曰向者金贊成所言向化人區處予已啓達令卿等議便否僉曰向
化人分屬別侍衛勤仕少過者陞職慵惰放逸者降職則彼勸懲之
心而自成禮順之俗矣然其仕到不可與別侍衛和會計之也又問曰
童羅松介馬右其浪伊升巨等既兼司僕矣仍令入直乎僉曰向化
人入直于內則固為不可令人直于外司僕何如世子曰已曾入直內司
僕而遽令直宿于外則其心必不自安矣羅松介則佯若尊之勿令人
直可也馬右其等仍令直宿何如僉曰允當又議曰允許奴婢誤決者
令漢城府聽理何如宗瑞曰昔議誤決受理便否或曰宜別立都監以
聽之領議政黃喜獨曰戊寅年立辦定都監尋罷之甲午年復之許者
雲集都監不能獨決分送各司一司所受或至百餘道不能畢決而罷
今雖別立都監弊復如前議遂寢今若使漢城府聽決則雖擇人任之

然一漢城府安能一一辨決乎演曰漢城府雜訟固多於憲府刑曹
暇兼理誤決乎仍舊令都官辨決爲便又議曰允講經之時雖政府堂
上掌試若同列堂上之子則必不出難處以講問試官抽出講處令諸
生書其註若不能悉書者使書其義何如演曰臣屢爲試官場屋之事
備嘗知之雖同列大臣之子未能容私宗瑞曰科舉之事高麗之李頌
爲猥濫至于我朝固無其弊允考試之時堂上官或至二三又有臺諫
與集賢殿官其中一人雖有挾私者安能使在位者皆然乎萃曰卞季
良力言講經之弊令諸生書註遲滯難行不可爲也上又謂政府曰臺
諫以仲林守溫不宜政曹敢請子已果不合於政曹歟仲林之事毋以
永豐連姻之故有所隱諱演以潔之兄避嫌宗瑞曰守溫其父雖犯不
忠之罪其身無咎政曹郎廳有何不可仲林於臣爲族姪自少共處悉
知其心術之微甚拙直人也決絕之才雖或不足欲以他人之奴爲己
奴固無是也萃曰臣亦詳知仲林之心此事專以愚惑之故信聽奴子
之言至於此耳上曰今致詰諫官者非欲以此罪之也要令知予意
也曰予近年以來屢經悲患疾病經身或於婦女或於宦官喜怒無
常然於公事未敢發也近日或於公事間亦發之無常且前年十月間

得惡心嘔逆之疾至十二月小愈歲後復發近日又愈然今猶知喜怒無常此則不甚昏昧也若至一二年則意謂懵然全不知也卿等知之

○司憲府請兵曹官吏之罪 上曰若等據法為言固當矣然近年朝

臣雖犯死罪例皆末減獨於尹培其可殺乎復請曰前者執政有犯輒

赦不罪故無所忌憚繼踵而起今若一斷其罪後人庶可鑑矣李賢老

則崔浥之請聞之已熟堂上亦必知之乞皆全科斷決 上曰近來謀

反強盜外其餘罪人類皆減等若死罪過多則雖強盜亦或原免獨至

尹培之身豈可一一依律賢老之事若等不知情實初賢老與崔浥同

在諺文廳相從已久如有私情崔浥之請當曲從之乃不聽許誠可嘉

也况敢罪之乎爾等之言何其不相當如是乎若堂上則予亦以為無

大臣之體以堂上自謂不知可乎金世敏亦既免死矣下官尹培不足

論也然死罪有五誠如爾等之言赦之固難然出於好生之心爾等不

可強也崔浥之請於賢老非實陳其情而請之也賢老亦不知事之是

非故乃答以當次則可為也予則以為如賢老者世豈多乎竟不允○刑

曹申古等囚強盜所乙進等十六人依律斬天安囚莫德謀殺夫綾遲處

死從之○己酉召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議改撰高麗史仍傳旨春秋

館高麗史頗失疎略今更考閱備悉添入遂命右贊成金宗瑞吏曹判書鄭麟趾戶曹參判李先齊及昌孫監掌之○臺諫請兵曹官吏之罪上曰尹培鈴川君親叔而首陽大君亦且連姻豈無人情且尹培之毋上言稱毋后六寸於予心有所戚戚然予豈以此輕赦可殺之人乎初與東宮論此事曰尹培則終不可殺也故未減施行若賢老之事則尹培引之甚力其父再上書言賢老之預謀觀其父上書則尹培引賢老之意可知尹培又言吾受本衛手本以語賢老答曰當次則爲之賢老此言固是乃以此歸咎何哉當初崔浥請托之時答曰都目已過不可爲也及崔浥以尹培受手本之事告之則曰若當次則可爲也所答之言無奈可乎及堂上同議覺舉之時其事尚不露賢老乃言之豈人人所得爲哉况賢老在簡之儒崔浥頴悟宦官也賢老與崔浥相交已久崔浥之請宜若諾從乃不肯許賢老之事可謂足矣然於兵曹覺舉之時悉陳尹培姦謀則善莫大焉旣不能然且其法帖之贈雖不足數然亦受而不拒以成罪定律乃以功臣之孫只罷其職若堂上之罪豈可一切處之故以金世敏爲首收其職牒外方付處金鉉又減一等只令付處以此而降或罷職或勿論處之之道豈加於此大抵予之所爲人有

非之者反而思之可以從之者則從之此事則反顧而無可疑者予終不改也臺諫復請曰大抵刑期無刑今若處之以輕官吏犯法前後相望用刑其有窮乎上以賢老不知其情歷舉諭之然臣等以為不如是也堂上知情亦且無疑並須依律科罪不允○庚戌司諫院請兵曹官吏之罪至再三不允○司憲府闔司來啓曰李賢老與崔浥交結已以其從請無疑而乃曰若受職當次則可為也其意欲以中立觀變事成以為已功事若敗露歸咎於尹培也如此之人但罷其職甚為未便上曰卿等以中立為言昔有微反唇者論以腹非之律今賢老答崔浥之言曰當次則為之予意以為善答也然以至正之道論之不無罪焉既加拷問又罷其職卿等不知其意又以為中立是亦腹非之律也遂不允司諫院上疏曰賞罰人主之大權不可不慎苟或爵賞失柄則恩權下移刑罰失當則紀綱不立書曰惟辟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聖人乘戒之意嚴矣今世敏尹培等操弄政柄專擅選用盜竊主權死有餘辜南智金鉞順生而漢賢老等曲意敷同其罪匪輕亦不可恕且崔浥徐盛代等罪惡深重宜正典刑 殿下特垂好生之德並從輕典舉國臣民罔不憤惋伏望 殿下依律剛斷以

懲僭竊之罪以杜朋比之漸○司憲府上疏曰政莫大於用人罪莫大於欺君苟或人臣欺罔君父專擅選用則豈容貸其罪以長姦臣之心乎今兵曹官吏乃聽小豎崔浥之請以到少新司勇崔淳金自麗妄稱到多矇矓申達陞授八品其無所忌憚而妄行姦計莫此若也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臣等考其文案賢老與堂上皆以不知崔浥之請定罪臣等以爲不然也賢老初聞崔浥之請答以當次則爲之賢老於崔浥相從交結久矣豈不預考文案而知其當遷與否哉若知其不當遷而果欲不從崔浥之請則當尹培將崔淳自麗之名告于堂上入抄之時當舉義沮之而默不駁議申下之後知其陞授而亦默不言及其事已喧播申目改正之時已知因崔浥之請而陞授又後不實言矇矓申達且堂上責令推覈而奄延不推幾至旬日此必以崔浥之請付諸尹培徐觀成否事成則誇功于崔浥敗露則歸罪於尹培周旋其間無所可否實聽崔浥之請而事之成否委諸尹培暗圖後日免罪之階其欺君亂政之罪有甚於培而姦狡之計慘矣堂上南智世敏金鉞順生完慶而漢亦無不知之理甲士之職考其十二司和會薦狀以任日多少而遷轉例也尹培雖欲妄冒陞授然入抄之時成草而遍告列位皆領之

而後正書之正書而亦告列位皆領之而後入內其考之也再三而何故都無一人舉義致詰考覈仕到多少而唯唯諾諾陽若不知靡然從之以成郎廳之陰謀乎至于改正申目詐不以實又於會議內曹托故不申此實知情行詐矇矓沒實姑待本府推覈之如何耳其聽崔浥之請而欺君亂政彰彰明甚矣又况金俊方在衰經之中而矇矓申請除授萬戶一之足矣而再干大罪豈可以一時好生之心未減欺君弄權之罪大失國家用刑之道乎今此所犯原情按律罪重律輕准律科罪尚有餘辜况其恩重於義太減其罪益啓後日欺君亂政之端乎前此李純之黃守身安崇善之罪皆從未減今日所犯靡不由此且崔浥盛代俱以近侍宦官黃緣請托漏泄機事崔淳自麗依附宦豎妄冒受職罪亦匪輕伏望崔淳自麗崔浥盛代尹培賢老而漢完慶順生金鈿世敏南智之罪斷以大義依律科罪以副臣等之望○議政府據吏曹呈申軍資監所管京中及城底十里還上斂散已令漢城府掌之軍資監事少負多請革注簿一人從之○議政府啓僧人度牒之法各年受教詳悉無遺但奉行官吏不肯用心陵夷日甚自今申明舊章嚴加考察然其丁錢許納五升布今民間所不用請代以絲布正布則三十四縣

布則十五匹且都城內許僧出入者只以省視父母和賣市物而已無
識僧徒橫行閭里累日留宿汚染風俗乞令痛禁依元典寡婦家出入
僧人例論知情容止者依律論罪 從之○論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
皇甫仁歲在壬戌平安道昌城居民多有逃散者下旨推訪皆匿深遠
處不以乃還去歲春又聞平安人民亦多逃散慮其無識人民僭徃彼
土其去處及流亡之數再下諭韓確啓云各官逃亡人民元居入居
升戶二千二百七十九丁四千九百七十七其去處不分辨啓達是必
不曲盡推考也卿於道內各官逃散人物去處已刷還未刷還之數備
悉聞見以來○辛亥司諫院闔司來請兵曹官吏之罪不允○二月壬
子朔臺省請兵曹官吏之罪至再三不允退而文章曰欺罔人臣之大
罪刑罰人君之大柄欺君弄權而政柄在下非重罰輕而刑罰無章則
國家之事將日非矣此臣等所以不能自已而期於得請者也今兵曹
官吏昵在天日之下朋比宵豎竊弄權柄以爵賞之公器為一己市恩
之資朦朧申達濫授官職其罔上弄權之罪莫此為甚當初義禁府覈問
之時一國臣民舉知欺罔之罪必將明置於法以懲奸臣之雄也及啓
下之日皆從未減以至只罷職事或有就職者大小臣民罔不駭愕以為

聖鑑之裁斷雖出於好生之心然刑罰之施當從朝廷公論豈可使此輩得脫罪網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又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未審 殿下以爲今此所犯出於過誤情可矜而可恕乎其如聖人刑故無小之義何如人犯大罪爲君上而不知則已矣既已知而不緝之以法則姦臣何所懲乎將無所忌憚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未審殿下何惜大罪益啓後日權臣亂政之端乎其於聖人罰一懼千之義何如原其情則欺君亂政按其事則故犯而無赦原情按律一無可恕伏望依律處之快人耳目不允○以金宗瑞爲議政府右贊成知春秋館事兼判兵曹事南智判中樞院事尹炯工曹判書金孝誠知中樞院事安止藝文館大提學李邊刑曹參判趙遂良司憲府大司憲金文起兼知兵曹事金連枝兼知刑曹事 上以權躡安止等所撰高麗史筆削不公乃命改撰時安止知春秋以宗瑞代之炯爲大司憲優游觀望無所建白嘗與同列論事及 上致詰初若不如議者同列患之至是附授判書自以爲得計兼判吏曹事朴從愚農莊在通津李克孝嘗爲縣監賦役無少貸從愚銜之克孝登重試考未滿擢京官尋拜司憲監察克孝爲房主例當陞五品從愚出之爲海州判官克孝據親老

不遠叙之法上言命改之至是從愚又降授成均注簿○癸丑臺諫闔
司來請兵曹官吏之罪至八九不允○甲寅守司憲執義朴仲孫上
疏曰近將兵曹官吏罪犯請論如法累瀆 宸聰未蒙俞允不勝憤激
臣伏念御下之方莫貴乎從諫刑法之施當審其情法言苟合理則芻
蕘可採罪若故犯則法當無赦故書稱舜之德曰舍己從人至於用刑
則曰刑故無小今兵曹官吏誣上行私之罪乃 聖鑑之洞照既以灼知
其情而皆從末減未審 殿下之末減者以爲出於過誤而可恕乎情
滋疑似而可輕乎抑以或勲或賢或貴而可議也則律文八議乃曰其
犯十惡不用此律探其情考其律固無可減之端臣竊惟刑罰萬世之
大防此防一毀末流有不可勝言之弊安可恃今日之堂堂而不慮後日
之弊乎前日傳旨曰已曾酌量定罪不可加減臣以爲事若未合於義
雖十易之猶爲可也况刑罰國家之大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必須稽于衆論而後處之可也 殿下既知情律相
當又以臣等之言爲是然猶固拒不納豈非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乎伏
望鑒以大義依律施行則議獄之明斷從諫之美德一舉而並傳矣不
報初崔淳金自麗事敗 上以兵曹除授猥濫不止此命兵曹正郎權

琦佐郎權孝良盡取前目批目檢覈于承政院乃得下番甲士洪沙乙
麼擅授司直等事以啓下義禁府鞠之臺諫以署經沙乙麼告身皆避
嫌故仲孫獨言之○丙辰傳上自禮曹成吉道邊務及倭野人接待之事
與右贊成金宗瑞同議施行○平安道監司報聖節使護送遼東鎮撫
王璜來言遼東軍人以山獵採參等事橫行者都司已曾禁之然今觀
遼東軍人往來朝鮮近境者或有之竊恐渡江盜其牛馬自今遼東大
路以東鴨綠江近境來往人執捉囚繫啓達 殿下裝還都司○春秋
館議改撰高麗史議論不一史官辛碩祖崔恒朴彭年李石亨金禮蒙
河緯地梁誠之柳誠源李孝長李文炯議曰作史之體必有紀傳表志
備載事跡各有條貫遷固以來皆襲此體無有改者若編年之法則曩
括本史以便觀覽耳今不作本史乃於編年欲令備載鋪叙甚難至別
有世系地理贅莫甚焉且凡例內如朝會祭祀街衢經行春秋藏經道
場生辰受賀王子誕生賜教禮物人日頒祿燕享中國使臣之類皆以
常事略而不書只書初見若有本史而作編年則可也今無本史而略
之如此殊失史體乞依歷代史家舊例作紀傳表志無遺備書然後就
令已撰編年更加刪潤別爲一書與本史並傳庶合古人修史之體矣

或以爲高麗事跡本多踈缺欲爲紀傳表志難以就緒然前史列傳有一人之事只書數行亦有當立傳而史失行事不得立傳者事迹不備者雖闕之亦未爲害苟制作得體事之難易遲速不必復論魚孝瞻金係熙李勿敏金命中議曰作史之體必立紀傳表志固是常例但恐功不易就非數年之內所可必成又體例闕略不似古人之作雖或成之反不堪觀也以宋朝之事觀之本史之外有全文又有續編乞依宋史全文之例今撰高麗史更加校正仍舊頒行其記傳表志之作如不得已姑得後日知館事金宗瑞鄭麟趾將二議以啓從孝瞻等議宗瑞麟趾入見東宮曰欲於編年備記時事例多不通願從碩祖等議東宮入啓上命以記傳表志改撰○庚申講書院右翊善申叔舟等啓今世孫年紀漸長凡講說之旨悉皆通曉只令臣等贊讀似爲輕易古制雖親王之子尚有師傅以任敦勸今若擇立老成師傅俾之講讀則自有敬重之心聽受益專矣日講讀之處乃東宮議事之地講論之時或東宮出而議事則講讀未畢而亟罷焉或有纔始而還出之時或因東宮已出視事待其還入至有移日未得進講請擇定他所俾有常處且一日一進讀不復再講故雖有句讀差誤之處翼日之朝乃知之講之

已熟改之爲難且今晝刻漸長天氣向和朝講後至午又講朝所講
上曰立師傳則不可晝講之法依所啓施行○幼學崔進賢上書曰江
陵府珍富縣爲講武場而民受其瘼臣備知之矣昔我太宗大王之
臨幸于此非欲爲遊田之所也後遂爲講武之所而不革非我太
宗之本意也近以道途艱遠非萬乘往巡之地革講武之所設網牌之
場以除禽獸之害以備乾豆之資欲以便於公私也然每歲網牌下歸
侵耗閭閻雞犬不得寧息其騷擾之弊甚於大駕供頓之費加以大嶺
以西居民鮮少本爲禽獸滋育之處雖日獵以繼之猶且不勝其苦今
者民畏禁令不敢私獵其所在禽獸千百成群所過之田禾稼立盡其
害甚於水旱其民之所以流離轉徙倍於他處者實爲此也且有禁耕
之弊其地山耕石畦土踈無力一易之田不得再易矣今者平原廣野
莽然極目爲糜鹿之所而民不得耕耨假如無禽獸之害民何所耕食
而土著哉事有輕重當審而行之若國家以鐵原講武之地不贍於乾豆
之資則珍富等處小民之害不足計也不然此地之民獨不爲太平之
民可乎臣竊謂以 殿下之樂聞謹言豈知而不革哉必無人臣敢上
達於天聰也臣致雲之子也臣父過蒙 上知欲報 殿下之息而

未遂其志常言此事古所當罷故臣不揆卑賤輕冒天威伏惟裁擇不
報時以講武塲之故嶺西人民流移大半橫城洪川伊川平康尤甚○
刑曹申新溪縣囚強盜田龍等八人依律斬從之○甲子司憲府啓前
年下三道雖云小稔京畿失農甚於丁卯連歲凶歉民實艱食無識之
徒不顧將來糜費酒饌誠爲可慮大小祭享及各殿各宮供上鄰國客
人支持外中外用酒一禁命始三月禁之其中飲不至醉者如服藥不
得已用酒者分情狀輕重或答三四十或一二十最輕者勿論○乙丑
李賢老尹培自首曰去歲十二月批攝隊副蔡石連例罷以高尚忠補之
批旣下同僚正郎權琦請曰石連予所愛護者也請仍其職勿移關
諫院臣等答曰後批改下何如琦曰如是則前仕不得通計月俸亦未
得受須聽予言臣等忘而移諫院琦又請之甚力故還取其關改之因
印其上又改批目臣等俱以不肖罪亦多矣然非臣等所用意也敢自
首命下義禁府賢老又言隊副金俊無故而罷左議政河演通書請不
罷故從之演聞之請避嫌命毋嫌就職○丙寅兼判兵曹事金宗瑞等
啓李賢老尹培自首之事若實則當於洪沙乙廢之事未露之前言之
至事敗然後乃言外人不無疑焉洪沙乙廢之事權琦所啓也賢老以

此嫉之欲加罪於琦而爲此計也於士風甚爲不美事之虛實義禁府
當辨之然願 殿下知此意 上曰賢老所爲卿等所啓未知孰非孰
是今義禁府方按問待其畢推則是非自見矣○丁卯成均生負鄭自
清等上言曰行大司成金泮今以老病罷職臣等竊謂致治之美實關
人材之盛人材之盛必因師傅之賢故自古帝王莫不以師傅爲重終
始委任以致作成之効今國家選賢與能置諸師表之位俾盡教養之
方其重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臣泮秉心寅畏操行恬靜學於權近大
經諸子之書靡不研究近亦許精敏薦書于上請任文翰夫近乃我國
真儒也豈無所見而薦之歟又嘗賦詩華使見而嘆服後以書狀入朝
歌詩四篇以謝皇恩 帝乃賜覽下翰林院傳之後世其文行德望非
特高出東方抑亦聞于上國且自擢第職掌成均誨人不倦作成人材
允彌爲經明行修布列庶位者多出其門裨益斯文光賁國家莫斯人
若也去歲甲子以年至七十上書致仕 殿下不允其珍重斯人至矣
然而授以行大司成其行職之授臣等以爲有愧於待賢之禮猶有憾
焉豈意今日反罷其職乎其於泮退休之志雖云幸矣然於國家任賢
之意豈不有虧乎泮年雖高聰明不減於曩時教誨無異於前日豈

可以老病而棄之乎伏望復還函丈之列用慰多士之望不見初泮爲
大司成金末爲司成與兼司成尹祥論經書異同各執所見務爲已勝
互相爭詰至有詬罵者士論非之於是罷泮而移未於宗學泮少有文
名爲僑輩所推師事文忠公權近其見經書注解要語師儒訓說即書
于冊至有不辨行墨或者譏其固陋其治經也熟而不精學者多不心
服嘗增校權近入學圖說名曰入學圖補說以進其議論牽合附會識
者不取泮本寒素又無子及罷遑遑無所歸自清等上書乞復職不得
○壬申正朝使戶曹參判李先齊賫勅還自京師其勅曰頃者建州衛
都督李滿住男亦嘗哈來朝奏請去歲九月間往甫出河圍獵留家人
丹八看守家小比回其丹八帶馬八匹并弓箭不知所往遂襲踪入王
國邊境未審丹八自行遁去或被王國人所獲懇請朝廷聚還等情然
彼係附近邊衛既有所陳豈可閉拒且王素以禮義自處苟有逃免之
徒詎容下人隱匿勅至王宜令守邊頭目挨究丹八并其馬匹之物送
至遼東總兵鎮守官處給還其家庶見王睦鄰恤人之意王其體朕至
懷○遣通事崔倫押王田保如遼東奏曰欽奉勅旨照得比奉以前先
據議啟府狀啓據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備江界節制使李穰呈該正

統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巡哨人張益順報說不知來歷騎馬野人一名到來江邊即便差軍捉拿到官盤問得稱係李滿住管下人王田保今年七月隨同滿住長子果刺哈及管下人八名前來婆猪江舊居地面打圍住至月半爲緣生理艱辛欲要就食向朝鮮國出來情願留住得此商量得野人諳計難測必是窺覘虛實道路迂直似前作耗邊患可慮以此不許入堡權於堡外人家知在撥軍看守外呈乞照驗得此具啓臣據此叅詳允係上國軍民曾被野人搶虜逃來者不揀漢人諸種野人及原係本國人悉皆解送未敢容留如有素與和好野人地面逃來入口不係上國軍民發還本土委係離人管下就行拘留其或酋長悔罪懇清方許給還已爲常事况蕪滿住違背累降勅旨不曾輯和誘引忽刺温侵軼邊陲殺虜人畜或暗行覬覦未逞兩還非止一二次今來王田保亦係滿住所管以此將本人解來付該司羈管聞臣今欽見奉即令該司審問得田保供說自幼只稱田保不是丹人當初帶灰褐驃馬共二匹到於打圍處所逃出時分撇了一匹止帶黃驃馬并角弓二張箭四十一根氈衫等物來了其餘詞因與初供無異執結是實得此看詳滿住所索丹人與今田保名稱各異未委端的然逃來

年月相同今將王田保并馬匹弓箭等物責差陪臣崔倫牢固管押解
赴遼東總兵鎮守官處交割外爲此謹具奏聞○癸酉傳旨吏曹前者
高麗史失於踈略命權躔等改撰今觀其書躔任情減削或聽人請囑
或自己干係緊關節目皆沒其實安止與躔同心贊成汎濫莫甚其追
奪躔告身及謚亦奪止告身永不叙用郎廳南秀文專掌史事阿附堂
上其罪亦同并追奪告身躔刪潤舊史頗詳然蔡河中之毋龍崗官婢
也史官悉書其事尹淮亦紀之躔亦載初藁聽崔士康之請而終削之
又躔父近私圻 聖旨事躔迂曲其辭書之又史草貶書權溥權準權
臯行實躔又不錄且溥守平後也曾修高麗實錄守平卒以未詳世系
書而躔以守平爲 太祖功臣權幸之後躔罪雖不專在是所爲如是
其及也宜止性懦牽制於躔同受罪責初 上知躔等筆削不公召止
詰之又召其時史官李先齊鄭昌孫辛碩祖問之魚孝瞻言於金宗瑞
鄭麟趾曰歲庚申與南秀文同修史問曰蔡河中之事何以墨抹秀文
曰豈我所能爲耶祇從堂上命耳吾即從本草書之但異其筆跡不令
人知吾書也宗瑞等即令人啓乃召宗瑞麟趾議之且留孝瞻以問自
酉至亥而罷乃有是命秀文淹通經史爲文有古氣初欲倣司馬遷撰

史爲衆論所抑不果躋所撰史秀文筆咎多然性褊剛史事多有專筆
流心思之止亦惡秀文專嘗於坐中罵辱之○甲戌諭成吉道監司其
道本胡馬產出之地 太祖所御八駿馬實產其地其後栗色馬玉鼻
黑馬亦體大壯健予乃乘之今聞道內無良馬然民間所市野人馬及
孳息馬之內廣求精擇優給其價牝牡并十匹以送若不易得不必強
求○丙子司憲執義朴仲孫啓今論權躋安止南秀文之罪夫修史非
一二人所爲也此必舉司與聞而不禁也請皆推効 上曰年月已久
屢經赦宥然此是大事故予已考覈審知情僞而處之且此史事爾等
亦不當與聞也仲孫更請不允○以朴董爲工曹參議趙完壁僉知中
樞院事金守溫守兵曹正郎知製教守溫能詩文性酷好浮屠黃緣得
幸以前直長不數年超拜正郎嘗以未爲製教爲恨至是特授之允守溫
除拜率非銓曹所擬多出內旨上連喪二大君王后繼薨悲哀愴愴因
果禍福之說遂中其隙守溫兄僧信眉信其妖說守溫製讚佛歌詩以
張其教嘗大設法會于佛堂選工人以守溫所製歌詩被之管絃調閱
數月而後用之上之留意佛事守溫兄弟贊之也○日本薩摩州藤原
熙久遣人獻丹木一千斤鐵一百斤胡椒九斤東香一百斤白檀香

五十斤白蛤十箇藤五百箇烏梅木一千斤硫黃二百五十斤象牙十
一斤回賜正布一千一百二十四匹○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九士大夫
如父在爲母期兩行心喪者服既除或淺淡服或白衣或吉服任意穿
着似爲不可今後皆着淺淡服從之○戊寅宗簿寺啓朴萬元生等匿
守道正德生家且牛骨埋在庭中請命內官搜檢先使軍士守把以備
逃竄 上曰宗親之家不可如此也姑問德生亦可得情如或不服搜
捕未晚即召德生問之不以實對遂命宗簿率宦官別監搜其家掘地
得牛頭三十五馬頭八餘骨甚多至有帶肉淋漓者德生 恭靖大王
庶子嘗爲僧 上命髮之德生嘗聚朴萬元生于家屠殺牛馬其主或
知而追躡則德生當門拒之人莫敢發至是事覺○己卯世子謂 健
元陵遂講武于豐壤等處○三月辛巳朔義禁府啓李賢老尹培言前
日自首權琦之事實則妄也但嫉琦發洪沙乙廢事而誣告耳賢老供
招如此請釋琦從之○司憲執義朴仲孫啓今以前大司憲李李隣爲
別侍衛節制使李隣曾被詐僞之罪請停是命此雖非職事然任用之
漸自此始矣 上曰其罪豈至於永不叙用手仲孫曰罪無輕重若涉
姦僞不可輕赦也 上曰事已施行不可改也當初李隣之寵識者惜

之至是憲府請之不過藉口以爲舉職耳○量移安崇善于忠清道稷
山縣又以其子訓及誼還屬忠義衛崇善英銳果敢見事風生墮小人
姦計至是 上知其實有是命○壬午春秋館啓本館所藏史草皆記
君臣善惡垂示後世關係至重非他文書之比禁防不可不嚴若史官
惡其自己干係之事或聽親戚舊故之請思欲滅迹全盜卷綜者以盜
制書律論斬截取磨擦墨抹者以棄毀制書律斬同僚官知而不告者
依律減一等將史草事情漏洩外人者以近侍官負漏洩機密重事於
人律斬上項事件雖經赦宥正犯人奪告身永不叙用犯者物故亦行
追奪知而不告及漏洩者只收職牒以嚴防禁從之○頒銅人經脈經
各一件于咸吉道○司憲執義朴仲孫啓安崇善罪當死 上減死只
流遠方削功臣籍猶不厭人心今移配忠清道又令其子還屬忠義衛
實爲未便又請李季隣事皆不見○議政府啓知醴泉郡事李希信昔
爲長興庫直長奸庫婢後守恩津畜妓衙內妓與妻妬又爲萬戶多行
不義不可使臨民初聞希信爲郡必臺諫論駁今告身已署過請罷之
且希信所行流播人口吏曹舉而用之請並推劾希信兼判吏曹事朴
從愚姻婭也政府以從愚挾私除授請之 上竟不問但罷希信○癸

未執義朴仲孫請安崇善之事再三不允○甲申世子還京城○平安
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請量減沁江諸軍南道赴防軍士又革烽火
臺餘屯萬戶從之仁又啓平安道人物元居逃亡尸首率丁并四千二
百四十七內還者四百九十物故三百六十未現三千三百九十七人
入居逃亡尸首率丁并二千二百五十內還者九十七物故十三未現
二千二百四十人○乙酉吏曹判書鄭麟趾啓監司兼牧之法當初或
以爲可或以爲不可欲試可而爲之以今觀之不無其弊監司留營之
時有首領官檢律教諭各官差使負營吏皆列案而食供億之費不啻
萬計判官皆親自點視不敢少休將不能堪何暇治民事請依兩界例
置支應奴婢專掌供頓判官不與焉又擇寮外以佐其事如高麗司錄
叅軍或限一二年以匹馬往還則弊不至此 上謂承政院曰其以此
議議于政府政府啓監司本營供億之弊果如麟趾所啓然判官之親
監供億乃是因仍舊習不能遽止也更歷數年則不禁而自止矣若司
錄叅軍則不可立也惟擇賢能以爲判官則何患治事之不堪也高麗
之季荒縱之事類皆出於司錄叅軍縱使復立無益於治事請勿舉行
從之○丙戌召都鎮撫鄭孝全李堅基李樺金柯苑回提調李思任兵

曹叅議金院之曰講武之事 祖宗成憲固當遵守近者大臣因災變
飢饉或請停講武或請除侍衛牌番上是姑息之計也予亦不能堅執
而從之使成憲廢而不行頃者大臣啓云江原道講武塲道遠東宮曠
日遠離實有未安民間亦失農姑停講武予以爲不可大臣之請不在
民弊以予老疾東宮不宜遠行爲言予姑從之遂有近日豐壤等處代
行之事且軍士宜數數操鍊使之習寒暑之勞精器械之備與夫坐作
進退之節凡諸勤勞之事無不預習而熟慣則可以知軍旅之務矣
元朝置大都上都每歲巡行以其不可安坐一處也又高麗太祖遺訓
子孫以爲西京不可忘棄以是後世子孫每歲來往又達達攻城無不
克者以其行國而飲食不多故也女真之俗亦此類也我國之人不然
常以飲食爲事至於倉卒將若之何近年予以疾病久廢講武東宮亦
以大喪累年不行以故禽獸害百姓不能堪甚至有流離者予欲於京畿
一二程禽獸蕃息處以爲東宮講武之所其餘遠地亦擇以爲軍士操
鍊之所何如堅基曰臣昔爲舍人時請置庫于各處宿所以藏講武供
費之物今皆頽壞百姓之厭講武者專以每行收聚民間器皿等物故
也如其器皿等物預藏于庫以供其用則民何厭乎孝全等曰以朔寧

安峽伊川金化狼川橫城芳林珍富嵐谷金城原州春川洪川砥平等處爲鍊軍士蒐獵之所若平康鐵原禽獸蕃盛可爲講武之場不可使軍士蒐獵命兵曹申加磨勘東官代行講武之處遣鎮撫看審以啓○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楮貨興用之法各年受教至詳至備而京外官吏非唯不謹奉行反自犯法若不嚴治則終難興行自今不用楮貨折納米布等雜物者當該官及行首官並論以制書有違律其中功臣子孫及議親收奪舌身堂上及提調知清不禁者罷職外方守令及首領官依京中各司官例論罪觀察使依提調例施行各司使令等徵督時不用楮貨折納雜物者及潛受雜物私換楮貨納官者亦論以制書有違全家入居京中決訟各司郎廳凡罪人徵贖等事不用楮貨折納雜物私自濫用亦甚不可自今徵贖楮貨告于堂上即入官庫如前私用者計贖論罪京中收績收稅徵闕各司及開城府每月季將所收楮貨之數移文憲府外方各官亦依上項例報監司每月季移文憲府以憑後考凡官吏不用楮貨折納雜物者許物主陳告已曾立法而無一人陳告者專是官吏利其雜物納主亦憚楮貨貿易之煩符同相應發覺無由限楮貨興用令司憲府風聞舉劾從之○丁亥刑曹申強盜寧邊囚

楊巨仇知祥原囚鄭有生等五人依律斬從之○戊子諭黃海道監司
本道舊有惡病又連年凶歉因惡病死亡而陳荒幾何因凶歉流移而
陳荒幾何以全盛之時較之陳荒之數幾何歟今聞近年農事稍稔去
年起耕之數幾何今年將盡起耕歟抑未盡起耕歟若文移州郡問之
則不無煩擾之弊除文移以卿所聞見啓達○平安成吉道都體察使
皇甫仁啓閭延府下無路薰豆等堡拒本府一息其居民每歲十月冰
雪險路扶老携幼入保邑城寓接他家艱苦經冬至翼年三月方許出
城不得農作牛馬瘦死民多流移本堡木柵牢固又有救援乞依家舍
洞甫山例勿令入保從之○己丑皇甫仁啓東西兩界甲士累年赴防慣
於攻守之策及其去官雖膂力方強者例置散地未便自今兩界甲士
去官入內除老病無勇者外皆授其道甲士司直副司直之任隨例赴
防待滿三十朔加資仍赴防且江界朔州義州等道節制使軍官各七
人內量減其數七站馬匹位由除災傷瘡薄者換給良田又定轉運急
走奴婢 上曰然但此新法當議諸政府○初禮曹請向化人令直宿
闕內考勤慢陞黜時皇甫仁在平安道乃下諭書問其便否至是仁啓
曰野人雖慕義從仕于朝本狼子野心無所統攝一朝使之直宿捍格

不順犯禁者多而不得一一論法則其終區處爲雖向化難四品以上
無立史但都官奴婢二三名日受藟豆喂馬家中役使猶爲不足有兼
帶別坐外出入不能騎馬者笠徒行若使之直宿不得已著紗帽品帶而
騎馬則騶從及持軍裝器械者無其人不以直宿爲樂而反以爲苦矣
且能通本國言語者不多而無一不使酒者若與上大護軍及別侍衛
同時直宿則必有其弊且考勤慢陞黜之際儻有不可罷黜者則將何
以處之乎雖或罷黜稱爲乏食蜂起陳許臣恐徒有立法之名而終難
舉行矣莫如仍舊 上曰如是則將何以處之仁曰宜令禮曹察其勤
慢善惡陞降其職以爲勸懲 上曰然○庚寅雪○以李明晨知中樞
院事金新民爲司諫院右司諫大夫鄭之夏鄭次恭司憲掌令李皎然
金季友司諫院左右獻納柳孝聯慎後甲司憲持平洪深知司諫院事
閔厚生行直藝文館國制朝官服闋禫後乃得肅拜明晨於禫前經行
之 上意明晨已行禫有是拜及謝息明晨以禫服行上始知爲未禫
也命彼司劾之收官教明晨輕躁屢劣以沈滌之督得至二品厚生以前
原平府使爲鑄字所別坐詣吏曹正郎姜希顏家求官言甚綢繆支離
不已希顏時與友人期會待厚生出欲歸聽之既厭及別日已昏矣希

顏不得歸遂失期嘆曰厚生年垂七十家居富饒豈為祿仕者耶累葉
衣冠身且無嗣豈為子孫起家者耶但以千載一時時難再得耳厚生
本無文武異才不關有無加以老病志慮昏耗舉止艱澁不宜強顏立
朝士林鄙笑而屈已於新進後生昏夜乞哀希顏此語甚疾而譏之之
辭也○辛卯 世子受朝於右華門外幕次○壬辰執義朴仲孫申
今以鄭守忠兼慶昌府丞其父提犯賊在逃請改守忠職世子曰已許
赴試矣何妨是職乎更申曰如此之人用之東班則為惡者何所懲乎
不允守忠以宦官訓導授永膺大君學故有是除○癸巳高陽君秩卒
敬寧君祧之長子也輟朝三日○甲午傳旨吏曹自今堂上官如提調
薦望之曾時若犯罪者必書罪名預先取旨施行○丙申判中樞院事
南智上書辭職曰臣質本庸愚加以不學殆非明時之所用也第因祖
蔭蚤蒙殊遇歷任中外官至一品寵榮已極揆分踰望又於去年特授
兼判兵曹俾掌銓衡聞命隕越祇增戰慄庶竭駑鈍圖報萬一今乃陷
於郎吏欺誑崔淳金自麗暗請陞品金俊之冒喪授職皆不得覺察又
未得首實縱非臣之用意所為實是臣之愚昧所致臣之罪犯法不容
貸願以 聖上記臣祖帶礪之功察小臣愚昧之情特從寬典不加罪

訶只罷政權息出萬幸 聖恩雖重臣豈得自安肆陳卑抱辭臣職事
又未蒙允仍令就職斯乃乾坤再造之鴻恩也然臣政曹之長昏迷失
職罪至杖流其上負 聖上之至恩下負士林之公論折足覆餗自愧人譏
投閑置散乃分之宜其可負愧濫居以辱朝廷伏望 聖上察臣至情
罷臣職事以孚物望不勝幸甚不允○慶興府使金若悔上書曰臣嘗
爲穩城判官又遷當職經歷四載北方之事粗嘗目覩五鎮土地沃饒
南道人民入居以復家業富實民居稠密故士馬強盛今後雖無入居
可以守禦但鏡城以南安邊以北則五鎮入居以後居民鮮少沃野千
里閑曠不治都節制使軍額才至千餘本道境連野人而達達之地亦
爲未遠又况賓服野人道經諸郡窺覘虛實實可疑也如有不虞之變
將何以處之伏望豐年則加設入居以充閑曠之地以增軍額以備不
虞實是國家之大務也至於入居便否則議者以爲懷土人之常情辭
鄉就遠感傷和氣不可行也然是乃小義也兵法曰去大患不顧小義
豈可徇入之私情而忘國之大義乎况東北面土地肥膏稼穡豐稔已
徃入居之人各安其業矣且入居之令預期數年故人民未知北方之
事自疑終不得兩顧心違怨厥口詛呪者比比有之臣愚以爲且除預

期入居之令若過豐年選遣公廉正直之士刷出下道富強之吏與平民當年之內畢遣入居使之樂生則庶忘遷徙之嘆矣且臣久爲本道
沿邊守令道路迂直賊變要衝之地或見或聞粗嘗知之鏡城西村
魚游澗吾村洞周乙温洞斜麻洞等處與東良北相距二三日程往者
唐人被虜於野人自魚游澗洞出來野人素知其間之未遠也且京都來
往野人亦皆入宿於鏡城覘我虛實兇狡莫測五鎮要害處行城旣築
士馬強盛都節制使率精兵據五鎮之中央彼雖欲鼠竊狗盜莫敢肆
其志窺伺虛隙必矣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家之大要鏡城正軍都節
制使道盡數赴防本府旣無軍士又無口傳軍官府使單身獨守倘有
變故則但率烟戶之人萬無捍禦之術臣竊慮焉比者平安道閭延以
下義州以上賊路要害之地行城旣築多設郡縣又置口子防禦極備而
鼠竊之徒突入武昌是足爲鑑古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兵法云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臣伏望鏡城府兼稱爲鎮府使率京軍之任
且本府正軍分赴防都節制使道乃於邑城及漁游澗等處分防以備不
虞下政府議不允○戊戌 上謂都承旨李思哲曰今擇處女何以取
捨思哲曰世有惡疾者有淫亂者犯不忠不孝者及世系平微者居產

零丁者則不取 上曰勿論數事並皆選揀以聞予將親閱焉雖貧屢
人子孫亦不可棄也時永膺大君夫人宋氏以疾見黜更爲擇配故云
○議政府啓江界朔州軍官七人內各減二義州軍官七人內減三其
擇給七站位田及急走奴婢等事亦依皇甫仁所啓施行○己亥都承
旨李思哲啓昨承 上教議諸提調僉曰祖父犯不忠不孝者濫亂敗
壞綱常者世有惡疾者不可并取 上曰不忠不孝事涉疑似者啓聞
取旨施行○議政府啓凡人之名皆父母尊長所命不可輕改况登名
仕版者尤不可輕改而藝文館擅自給牒改名因此犯罪人及或以不
緊事由輒自改名甚爲輕易今後從仕人不得不改名者呈吏曹報議
政府啓聞移文藝文館給牒以爲恒式從之○庚子義禁府啓兵曹正郎
李賢老佐郎尹培以下番甲士向化洪沙乙麼不曾申達擅授司直依
詐假官律斬判書金世敏參判金鉉以授職當次石加老遺忘不除亦
不申達擅授官職依詐假官律斬參議趙順生聽甲士咸克明請囑以
一番甲士綢繆移差二番作僞莫甚依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正
郎姜臆當甲士取才之時克明捨不中詐以爲一中陞授司正以詐假
官律斬 上曰培世敏已於崔淳金俊之事宐罪今不復加臆賢老功

臣之後只收告身外方付處順生亦只收告身鈔已曾付處今但收告身於是配世敏于益山賢老于淳昌曦于文化世敏柔弱郎廳吏胥皆用權賢老等或擅加入職或宣除授而遺忘者退自追書如是者甚多及事敗賢老等攀援堂上及前後郎廳李水瑞宋守中等無慮十數人皆收繫遂成大獄賢老以技術阿附安平大君內僚宦官皆交結左右譽之上惑之崔淳之事賢老主張而培為其所弄陷於術中然賢老之事從中右之培為罪魁時論寃之曦服於刑杖之餘情涉曖昧亦多寃之○辛丑司憲府啓兵曹官吏專擅政柄任意用人不可不懲請依律科罪以戒後來上曰向者尹培聽崔浥之請陞授崔淳金自麗職情涉阿曲故予甚疾之然且減等若今所發之事皆所當為但私自追改為非耳比之前罪大有輕矣已於前不殺之矣何至此而殺之耶李賢老則與崔浥交久宜若聽其請而不聽可嘉也今此事亦以狂妄因尹培所為而為之耳予亦不以爲過也予之罪賢老非以此也賢老於洪沙乙麼之事從義禁府門隙呼語尹培誘以自首又誘金世敏以自首予深以爲不肖也厥後又自首蔡石連之事大抵他人有請我聽而爲之則人必以爲不肖賢老不恤自己得不肖之名惟欲謀陷權琦節

詐自首于甚嫉之然此非可殺之罪也况事干宗社外功臣之孫不置於法 祖宗成憲是又不可殺也姜曦試甲士乃以不中者冒認爲中亦甚不肖然他人之罪皆不如法獨於姜曦其可殺之乎既不殺之則功臣之後止此而已何更加乎堂上之罪予雖不明言人人所知爾等豈不知之况大臣非泛然之比今乃收其職牒廢爲庶人是矣何所加乎爾等據法言之是矣然予處之之意如此而已○司諫院啓今收安止職牒未知罪名請下有司明正其罪安崇善移置近道又令其子還屬忠義衛有違罰惡之義 上曰崇善初從末減固欲生之况本多病如置遐方則恐不得藥而有後悔故移置耳且予初未知爲功臣嫡長也今始聞之故還錄其子止之事予詳知之大臣知之史亦書之况史記密事也何以下攸司鞠之乎○壬寅日暈有兩珥○司諫院申前工曹正郎朴子晤中外居官皆得酷吏之名今爲合排察訪固爲不可下政府議之政府啓子晤不可以此而終棄之也然合排凋弊宜用慈祥者撫綏子晤大剛不宜此任命改差○臺諫請兵曹官吏之罪不允○癸卯臺諫復請兵曹官吏之罪至再二不允○司諫院上疏曰爵命人主馭下之大權人臣固不得而僭竊也兵曹堂上世敏金鈿順生等曲循

郎地尹培賢老姜曦矇矓之說以 殿下爵命大權爲己私分專不
申稟以未受職洪沙乙廖認爲己受其職本番才不成克明任意移
番其竊弄恩典濁亂朝政莫此甚爲其餘瑣瑣朋比干請之輩難以枚
舉固宜按律科罪以快臣民之憤也 殿下特從寬典首惡如世敏賢
老者職牒收取外方付慶姜曦亦准此例隨從如金鈹順生者只收職
牒臣等聞命憤惋敢瀆 宸聰伏望依律科罪以戒後來○司憲府上
疏曰臣等謹將兵曹官吏等罪狀請置於法累瀆 宸聰未蒙允俞不
勝痛憤反復思之臣等竊謂政權國家之重事坎罔人臣之大罪苟人
臣弄權誣上則義當必誅無赦今者金世敏趙順生李賢老姜曦尹培
等欺君罔上之罪死有餘辜 殿下或以大臣或以勲舊之後特從寬
典未減施行然此世敏等欺罔天聰非一事又非一日每當除授之
際懷詐挾私假人官爵增減批教任情無忌忠義掃地絕無人臣之意而
殿下以大臣與勲裔待之甚非懲惡戒後之道也近年以來如此之
徒比比有之實由 殿下治罪之不嚴也伏望 殿下按律科罪以快臣
民之望皆不允○倭護軍平茂永來朝賜衣服笠靴○乙巳世子代行
別祭于 獻陵英陵○臺諫交章請兵曹官吏之罪不允大司憲趙遂

良右司諫金新民等闔司詣闕請之又不允遂良等啓今或收告身或配三四日近程姜曦家在信川而配文化壤地相接尤不可也 上曰將移配他處遂 傳旨義禁府世敏賢老姜曦移付處○丙午左叅贊鄭笨禮曹判書許詡兵曹判書閔伸都承旨李思哲議藏義寺修補事目以啓初群臣咸諫佛堂之役伸獨不諫董役益急士林皆嗤之同列有嘲之者伸曰君上之命入臣其可忽乎伸無才能專以 元敬王后親屬因緣宮禁且又逢迎致位判書○初朔川人金永頼訴府使朴好問杖殺金乙之盧敏乃遣知奉文院事姜孟淵漢城少尹許訥往鞠之邑人皆云病故且永頼亦死未得按驗孟卿等至是請掘塚檢屍召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右叅贊鄭甲孫謂曰今孟卿等請檢視金乙之盧敏屍何以爲之予欲囚朴好問遣大臣鞠之何如不爾則更遣他人鞠之又不爾則令孟卿等同監司推鞠何如僉曰金乙之盧敏之死在前年三月六月肌膚已朽無從可考且已遣兩朝官不必更遣他人監司事煩且非一二日所鞠之事不可使之同鞠好問則辭不奸涉不可囚禁亦不可輕易適任 上又曰尹培之罪固大矣然功臣之後不忠不孝外亦有赦之者乎若卿等以爲

可也則欲杖之僉曰賢老以功臣之後不受杖以所犯言之賢老尤其甚者若尹培昏愚殘劣之人崔淳之事人皆疑賢老與知大抵請托先附於親舊賢老出入闕內已久必先聽崔浥之請事之成敗委諸尹培徐觀其勢事成則歸功於己事敗則歸罪於培其爲奸詐莫甚今賢老只收職牒外方付處其罰大輕如此則不當獨杖尹培若尹培杖一百流三千里則賢老亦當杖一百徒三年若不杖賢老則尹培三功臣之後賢老原從功臣之後其爲功臣亦有等級豈可以三功臣比諸原從功臣之例乎不杖賢老則尹培亦不可杖也 上曰予非欲強執己意賢老之罪實與尹培懸絕也演等曰賢老之罪固不下於尹培而一則杖一百流三千里一則只收職牒外方付處罪同罰異有違公道須從臣等之請賢老亦杖一百徒三年 上曰賢老之父孝之予原從也予本不知賢老初置諺文廳時賢老亦與焉乃始知之然其心術學術之不正予已知之皇甫仁爲贊成時已與言之然全才蓋寡各隨其才用之予之於賢老何敢私之賢老以狂妄之質素交崔浥而不聽其請乃曰例當則爲之其心猶爲可嘉至於今日誘世敏以自首又欲報復權琦心術不正何可勝言昔有刺客刺蘇秦秦臨死謂曰車裂我身刺我

者必現現則執而殺之讀其書至今使人皺顏賢老之事正與此相類
彼之不肖予豈不知雖然今皆以交結宦官爲咎其時在諺文廳者孰
不交好况予聞來往於宦官之家者有如權躡以李村爲收養豈無交
結宦官者乎今承政院義禁府議政府臺諫同聲以賢老爲不肖至於
尹培皆曰昏愚其多舛詐謀豈昏愚者所爲乎又姜曦試甲士而咸克
明不能槍誣以爲一中不肖甚矣略不爲咎每以賢老爲言如此之意
予實不知演等對之如初世子引見演等傳 上教如前演等亦對如
初命演從愚笨甲孫先退留仁宗瑞及義禁府提調許詡議曰賢老之
罪予意已定終不能易也唯尹培決杖與否未知所從將何處而可李
永瑞聯系宗戚且近待已乂然不可以此而輕論但事涉瞻昧何以處
之欲與賢老同科罪之何如宋守中之律無奈大重乎予欲勿論何如
仁曰尹培佐命功臣之後也宥及後世載在誓文大抵死罪減等則皆
決杖一百流三千里今若杖培則功臣之後與他無異免杖收職牒流
三千里爲便宗瑞詡曰賢老誠小人也小人之有害於國家甚大故治小
人不可不嚴須當重論以懲其姦若杖賢老則尹培亦當杖之如其不
杖賢老則獨杖尹培未便且二人之罪不甚絕異而律則隔等無奈不

可乎仁等又啓曰永瑞之罪不可與賢老同科除付處只收職牒守中
照以應奏不奏之律則情與律庶無相悖矣 上曰守中之律予當改
之賢老之事予終不能聽也仍命永瑞只收職牒守中勿論尹培除決
獄於是付處金世敏于靈光姜曦于豐川李賢老于南平流尹培于海
南○傳旨禮曹百歲老人世所罕有所當矜恤歲給米十石又令監司
連給酒肉已曾立法而官吏多不遵行今後於歲抄已滿百歲者及翼
年滿百歲者預先抄錄至春依例給米惠養○丁未司憲府啓兵曹官
吏所犯尹培之罪尤甚當流兩界而今配海南且賢老之罪雖差於尹培
其設計用謀則又有甚焉請流兩界又啓曰賢老甚小人也左議政
河演修片簡請于賢老有違首相之體請須劾之繼而司諫院亦來請
之上曰尹培功臣之後流三千里已足矣賢老人皆曰予肖然予以爲
與尹培大有間矣如此言之予未知其意左議政非極法何必劾之乎
憲府又啓曰賢老不唯欺其君上勒令堂上以自首謀害僚友售姦且
與尹培同罪 上曰尹培可流兩界及下三道極邊賢老之事予不
能聽也○初護軍朴崇敬母俞氏愛其女婿司正元據於分與財產
奴婢偏厚遂移其家居焉崇敬怨言曰母氏皆移父家財產于據於家

棄其有祠堂本家不祀先祖以此觀之我是元崇敬也又曰元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母氏當居吾家及有祠堂本家也據於因而譖於俞氏又喉里人織成崇敬不孝之狀告所居川寧縣報監司推劾俞氏狀告吾子本無不孝之事願置之監司推之以未決下義禁府鞠之俞氏供招曰崇敬揚言母與據於通又崇敬嘗杖據於子吾奪其杖崇敬即還取其杖吾因什地而傷條陳不孝九十三事乃鞠崇敬服曰但言元崇敬耳餘無所犯至是義禁府照以罵祖父母父母律絞不待時報議政府詳覆施行從之義禁府又啓崇敬之罪周當死然其母在甚是則可疑今若全科決非恐或未可據於回譎無狀譖毀崇敬遂成大獄未幾暴死時謂天道之應○朴崇敬子孝元等上書曰元據於誑誘祖母妄訴臣父不孝條件陰謀致害反受天殃四齒無故墜折又暴死獄中天道不僭如此願遣朝官更加閱實又川寧人崔彥等十九人聯名上書曰俞氏於夫死後得心風或非時橫行里閭或驅逐馬牛于田野所爲在妄專信元據於譏訴以崇敬爲不孝崇敬於母子之間無所發明誣受罪責衆皆痛悶請更分揀○戊申世子引見都承旨李思哲左承旨趙瑞安義禁府知事金漑議政府舍人鄭軾曰朴崇敬自

稱元崇敬死有餘辜然其母亦甚荒唐崇敬獨子而必欲殺之以絕其祀豈合於人情是固可疑義禁府之論然矣但其母所告之條且至十三縱曰不實其間豈無一事爲實切隣人雖上言告其無罪此亦豈可盡信故殺之固難赦之亦不易况此關係人倫不可輕易處之義禁府與政府審議以聞且卿等之意何如宜各陳之思括曰崇敬自稱元崇敬既已納招其他事條雖盡誣妄惟此一言死罪已成瑞安曰崇敬之事虛實未可的知義禁府之意以爲崇敬毋聽據於之訴以至此耳世子曰當更熟議令政府六曹同議○義禁府請流尹培于咸吉道北青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申蒐狩所獲薦宗廟每室獐鹿中一口去毛各實牲匣雉一首去羽各實以豆並皆體薦從之○已酉世子宣上旨于都承旨李思哲左承旨趙瑞安曰九事在上之人雖以爲是在下之人心知其非則進言無隱宜矣今賢老之事以心術觀之其爲不肖不可勝言然罪加於尹培予實未知臺省政府皆以賢老爲非不非尹培何也予未知此意也且義禁府定尹培配所初擬海南後因臺諫之言改之又擬以洪原反近於海南至於姜曦付處于家鄉近地予實未知其意也遂傳旨義禁府推覈本府當該官吏鞠知事金漑辭連左

承旨趙瑞安乃命瑞安及提調李正寧李孟珍尹炯許詡保放以鞫○臺
諫啓今尹培不於極邊而流於北青深爲未便且賢老之罪與尹培無異
請與尹培一體流極邊金世敏姜曦亦以次移置遠方 上曰尹培姜曦
流配付處失宜故當該官吏已命鞫之 上又曰尹培以死罪流于
極邊予豈愛惜但流三千里之罪許流三十息外已曾立法况已三遷
乎○議政府六曹義禁府同議啓朴崇敬之獄母子之間無他證佐事
涉曖昧處決爲難一鄉必有公論宜遣義禁府官負于川寧縣同本道
首領官詳加審問猶未得情勿論相爲容隱亦許鞫問從之

(B)
732.55
4724
[v.4]
no.38
0163696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38